



C40
4514
(132-A)



C40-4574

了翁之請大藏及育
宋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石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六

書問

與達觀禪師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冠相重較

某鈍根下劣屈亏塵習適特地忝人間自巳無謂不
期錫杖落此豈知吾師精進力所攝持耶昨禮座下
辱恣愛連宵徹夜真言密語如咒病龜心心在雲雨
耳即宛仰能領深恩矣惟師一一辛苦中來某一旦
坐受其惠竟何巳報想十方諸佛定為此會生歡喜
發讚歎耳此緣殊非小小某愚癡向謂琬公亦靈山

會上人耳匪蒙攜過雲居親見肝膽則某此生幾不知此公矣承命作復琬公塋院記初不自量將謂易易遂艸鹵承當及至雷音覩其真迹不覺氣縮卽曰虛空爲口大地爲舌猶不能讚其功惠況方寸流注乎因懇祈請泐力加庇而爲之尤難拈辭馬上至潭柘恩已過半及覩師手書二經莊嚴妙麗讀願贊則泮狀具足矣十五日莫歸慈壽次日焚香禮禱而後操觚屬艸剛完使者持泐音至諷誦數過歡喜絕倒勞泐身持現塵中盜侶慈悲大煞使某何曰當此數謙無量塋記謹此報命其文千二百餘言但某心血

止此脊則盡吐之矣其間但欲點染虛空自覺少光燄耳願師印證不吝郢削無使琬公見屈抑令觀者增溪佛種惟慈攝受之某和南言

附達大師會書

真可和南辱塋記卽率衆焚香頂禮訖疾讀三四過令人無地可曰寄口舌贊歎也苟非真得琬公之心骨之苦處安能吐辭等刀鋸剖痛情哉寧惟使琬老朽骨生春卽某足賴之不朽矣如是扶植泐道將何曰報海印主人咄一棒分歿活時洩不設佗世諦流帑某再和南

又

憨山大師侍者某此回出山諸人曰爲突出意外
那羅堀主此回來燕圓成無量功惠豈惟諸人慮
不及此卽堀主亦不意憨頭憨腦闖入是非鬧藍
做許多好叟發古惠之幽光解衆人之紛糾而道
人亦得託不朽亏寸管是無上供養慚何巨消悌
愚悌愚懷靜送經圓贊并小叙謹奉命卽著如奇
呈正超如所持偈不遑一爲發揮行恐觸境逢緣
終被物使奈何奈何道人行蹤主人既還東海卽
亦往石經矣朕再必一晤而別尚希數語侶不可

少者某再和南

又

承慈遠問悲欣交集病病之心知在汰眼望色淩脈
亏十季卉矣惟神明之祕久默斯要今豈逃洞見肝
膽耶但今道人受病之原初爲客邪所干中傷真氣
已致君火太盛銷鑠肺金內外交攻上下否塞梘子
益母不用而用貝母轉使大小便利不通固結日甚
庸醫誤入肉寇熱勢益增幾悶致歎賴甘艸解之而
揀去肉寇得椒通和周身汗出道人卒佐巨軍薑得
蘇其同病者竟誤中狼毒良醫束手卒元氣未損必

夢遊卷六
不傷生須徐徐調理但真舍水生心火漸降客邪消
伏真君泰狀則可保復元氣全生性矣感荷慈念遠
問受病之原其狀如此惟賴白毫遠照自受病已來
雖大火猛燄炙身而五內清涼略無一念疲厭之心
其視三界牢獄四生桎梏端若天光雲影耳向來所
入海印三昧俱成水月道場空鸞佛叟矣卒得情關
迸裂識鎖頓開時將長策象王而逐金毛回步旃檀
之林飢餐紫柏渴飲鸞溪吾生之顛遂畢亏此更不
敢勞迯步毘耶再施甘露但願安隱那伽淡入無際
已待圍繞三帀耳使回謹此奉慰慈注

又

世相空鸞瞽目顛倒已不足論而成住剋空往來代
誑育爲如是恣性湛狀復何加損第念恣緣未溥顛
力未周向爲智礙今則從空霹靂一聲種種幻化雲
翳蕩狀且卒而今而後方爲無吏道人此正火聚刀
山成就清涼如幻解脫斯實 聖恩亏我不薄其他
一切是非泯狀殆盡又何足道若能成就無上道力
一切佛土隨願往生又何區區拳石勺水間邪知師
同體之愛愛踰骨肉同心之憂憂人肺腑故敢以此
奉慰非妄語也不慧出期不遠儻幻緣育待尚圖荷

策雲山優遊末歲其恣喜之樂又當如何此又天飽
所遣成就第一肴功惠也

又

不慧障緣深重辱師同體慈力而攝受之所勞神用
種種甚教細智固超情表豈容言喻旅泊話別挂馱
而鹵呂新正五日抵桐江冒雪弔健齋晤見臺公詢
休郎動定云業已束裝明發肴九江之行尋卽遣書
至吉水邀過桐江相聚舟中歡狀道故宛若多生熟
遊菩提分法人也爾瞻聳之卽迎過錢佛菴中相見
機語甚投此君根器猛利況得休郎爲葺茅不一言

之下則向之堅壁旂鼓不覺自偃頓狀翻案大非管
日鄒君也不慧過上元方行休郎送至廬陵會王性
海此君天狀道骨不意末恣塵勞中肴此上根利智
將來成就恣緣不淺因畱連二日而別休郎卽放舟
東下想見知忍則可委悉因緣矣不慧亏二月三日
過庾嶺旅邸壁間忽見師畱題悅對恣身而臨寶鏡
歡喜踊悅因書偈曰君到輶谿我不來我到輶谿君
已來來來公公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飽餐而太
六日至輶谿禮六祖真儀頃卽出山至五羊謁總鎮
王公因服見之此公意氣甚高親見降階釋縛乃云

公物外高人況爲 朝廷祈福致此奇禍何辜之有
吾輩正中心感重豈可已尋常世法相遇固讓不可
竟畱款叙逐時齋食而過且又遣力護送迂戍所淦
涉千五百里道殫相望雖三尺童子亦操戈挾刃殊
不辯其盜非盜也至電白其程猶半也南山林翦鬱
咫尺迷蹤曠野高原迴無煙火窮日粒米不糝終朝
滴水不啜雷地饑荒尤甚業已四季瘡痍大作時疫
橫行毒氣襲天炎蒸蔽日枵腹罹災歟傷過半悲慘
之狀大不可言況復海岸腥風嵐煙烈日觸鼻透心
神昏意醉此爲臯鄉誠非虛設私謂自非徹骨冰霜

何能消此酷毒也仰庇諸所堪能調伏無生忍地卽
荷戈行伍不异道場但泉涸艸枯無薇可采歟非禪
悅何慮不爲鹵山餓夫惟不慧道愧先惠遭時過之
此業力所勝歟生又何置念直呂本願未禱佛恩未
報爲慚愧耳竊念諸佛已不恩議神力調伏衆生非
呂一方便而折攝之欲其情枯智竭須知極境窮原
冥益鈍根真慈不淺儻法緣有在异日天假有緣與
師對談夢幻沩門豈不呂今日因緣爲實證也惟師
智光圓照天南萬里不隔纖毫仰願無緣慈力時已
攝之

又

江頭一別瞬息三季無時不寄情霄漢間也丁酉冬
初覺音來得奉手書并荷慈惠泐寶盈篋種種功惠
真灑甘露亏焦枯希慈雲亏火宅也康祖贊點開瞶
瞶金剛正眼讀之令人徧身毛孔熙怡喜不可知此
非無緣慈力何能至此覺音云杖錫胥遠遊之念自
爾不知所指此心逐逐妄想每與右武聚首未嘗不
對妙音色相也右武真寄男子苒冬別時頂門一鍼
渠自云痛徹至踵頤狀翻案不慧因贈之曰覺非居
士今已大非胥人矣此公別太時復寥寥所卒諸緣

屏絕四大輕安無所損惱得已閉門穹廬究竟未了
公案楞伽卒已脫艸公夏攝引初機數輩演泐等亏
武場巨驕師之大顯胥擊節數紙此皆支離轡粕殊
非真知見力但念此餘生置身亏無吏甲裏彌感
聖恩難報聊復已此消磨歲月且仗諸佛神力持已
洗污教之愆故不憚世諦流布也適接泐音不覺歡
喜絕倒瞻金剛塢如對泐身讀諸祖贊如聽梵響啜
陽美春茶如灌醍醐念此瘴鄉何緣得此普令見番
隨喜獲益大義重來此亦僧中程嬰也此子信根元
深第習氣不淺今卒撇來亦大損減又荷師泐力攝

持卽此可望上進覺音此來大爲抖擻胸中頗有樂地惜乎患吝餘而力不足亦不負此生可伶金剛種子再出頭來必不負善知識因地也渠聿師在匡廬亟欲一見遂遣先歸已報計大義入夏可至至時又當委悉

又

弄大義來接添音歡喜無量知動定如空甚慰遠懷比來爲聿谿因緣想聿之必大撫掌先心尚欲令義卽自燕而晉及臨行念其二十季來踰阡陌方令其師物故已二載餘寧忍不拈瓣香撮培土乎因是遂

立促還家山由楚而歸不及帑體座下今夏幻軀卒無大病第爲荔枝魔發偏體疥瘍又爲假聿谿粥飯僧魔妄佗鬼祟是故養病遽廬此時正欲入山且卒某公發大道心願佗檀越第其人清澹如水患大力斃師能言無佗妙力遙伸右手過百一十城豎此金剛幢乎不知上方佛土寶威惠如來何日爲衆生說添令我遙聿聲咳彈指之聲也新歲三得中甫問慰安情至淡感道義同體知應致車計秋中可抵薊門侍座下耳粵孝廉馮生昌曆乃此中弟子上首近書來云已入丈室何卒如之第不知此子公就何如儻

夢遊卷六
在都門顛時時拔淦知二護淦大著勇猛力必致感應但聽時節因緣耳

又

堪忍土中更種種幻化正宜淦眼視之耳若入鶯子之目亦未免佗淨穢見也昨永順持淦音來知杖錫香靈岳之行回書徑達報之矣旃檀如來因緣已悉再問益佛神力不假佗也持公楞伽筆記奉入慧目呂佗淦供養某下劣漢知此一段大叟因緣皆如來所遣 聖恩所賜卽此可爲報恩地但願此淦普徧歆塵刹土一切見香同入自心現量卽不慧委填

溝壑則此生千足萬足夫復何憾第不審就中胥少分相應否願大施金篋披刮腎膜其牽不在區區耳

又

春三月促覺音負病歸是時尚想紫柏與五老爭雄遣八行迭訊忽順禪人持禿筆字來則知已拖泥帶水向萬里無寸艸處空也笑老癡爲底叟如此忙碌碌耶昨胥人說長安路上胥个沒料理漢竊官家一培土捏佗丈六金身令無量人生顛倒想復將丈六金身撒向十字路上令迭來驢馬踐蹋若紫柏老癡過此又佗麼生耶嘗憶老趙州將一莖艸佗丈六金

夢遊卷六
身老雷陽則將丈六金身佗一莖艸此个公案是同
是別知在萬仞峰頭必發一笑老紅盔近來毒氣裏
得耳聾眼等鼻塞咽悶不知何時向白銀界裏翻身
一吐此惡習也

又

紅盔太紫柏萬里時聾說法音聲在鼓聲刁斗間如
禽毒入耳轉令瘴煙毒霧化佗甘露日疲飽餐故當
死不火更見益沿蟲蚋貪涎流溢大千何時三災火
起燒爲煨燼毘藍颶公炎音靈雨一洗劫灰淨盡無
餘也轉谿舊稱肉天寶林比爲魔宮鬼堀可笑紫柏

老人神力不大覓求一宿不能安今天遣紅盔特來
灑掃八季之內極盡神力一洗殆盡魔黨盡驅今將
化穢邦而成淨土變業海爲蓮池老盧埋沒千季
今日始得轉身吐氣將來絕後再蘇頓見光明赫奕
但閣門堅閉不能頓現無量莊嚴佛土只待文殊遙
伸右手過一百一十餘城聊藉彈指之功便見重重
無盡境界假使十方世界一一善財如佛刹微塵數
衆生參禮時可使一一頓入毘盧法界也此益老紅
盔鎗頭上佛更旂竿下工夫較老紫柏端居淨土坐
蓮等中吐廣長舌爲諸化身大士說利生法門時同

別何如某禪人遠來相問不減契順忝惠陽老紅盛
且無覺範別胡強仲氣習也某古端時時現出紫老
汰身居狀在目敬持梵香一孟用伸供養唯慈照之

與妙峰禪師

某切自念鈍根下劣結習濃厚築夙善緣天卒吾師
辱旨真慈拯拔曲盡心力善巧方便面命耳提日夕
無間者數季居常切覩我師默造之心恨不能通身
躍入我心頓令眼目動定若晷霸聖者但土木坯胎
終難變化雖狀禱之既久入之既深不無感通冥應
某情雖囑歸而亏潛滋密化未嘗不由吾師幻網三

昧加被之力也雲聚清涼月明空界自爾形分影蔽
隱羃同時雖亏妙音警欬勢阻關山狀其實相真身
儼舍心水別經五稔猶同一日道越三千不隔寸絲
是則深居寂寞之濱益入圓通之境可謂迹逾疎而
心逾密聲日銷而實日彰某之形神未嘗忘吾師一
念也狀某自知形器穢濁謂斯朽骨惡氣衝天非寥
廓大谷不足已藏之塵勞塞漢非汪洋巨浸不足已
洗之故甘心拌命擲此山海窮鄉而置盡絕之地且
將無復人世矣不意默承護汰菩薩運通寶藏頓使
一炷東照大破暗冥可稱萬世各各功惠原其所自

與者受者又皆盡從吾師圓妙清淨真心流出也客
冬某持恣旨至接讀十數通溪見師心不覺涕泣交
頤卽所云喜心翻倒劇嗚咽淚沾襟耳朕所悲者非
屬亏情而在出亏常情者舉目寥寥豈容多見是不
容不感悲且痛也嗟乎某此生已矣竟同艸木枯槁
無疑至若報侍左右之心胥懷未卽惟願我師真慈
不棄心心圓照而攝受之令癡子不入顛倒狂塗而
安步歸圓覺路也時卒託此一枝頗稱幽勝儻識海
波激意吾師心月能自忍畱光而不落影亏此中号

又

不慧号生每自剋念亏此長夜得值吾師可謂再逢
親友矣故自緣會二十季并卽知各向上更二十季
中常勤除糞此一念苦切之心未嘗吝亏眉睫但恨
積習深厚不能頓淨現業流識負師受恣恩大爲
慚愧爰自離析已來忽十五季實已臥薪嘗膽痛自
策勵未敢少惰第已幻腎未消猶沈幻網心知被縛
力不自由良已慧劍不利不能頓裂此知痛處散欺
吾師及卒已恣爲緣知報佛恩卽已幻網爲佛更其
荷負之心實持九鼎而恣執之病益增七重將謂不
負所生散追先哲此實狂愚非謂慧也卒亦心知非

正如夢渡河念蒙 聖主隆恩惠以金剛燄燦破重
昏使歷劫情根一揮頓裂回視簪遊皆同夢更是何
不慧以此慶悽兮生心知吾師必爲我賀今雖遠投
瘴海如坐道場飽飲炎蒸如餐甘露荷戈之暇唯對
楞伽究佛祖心印始知從前皆墮光影門頭非真知
見力是知諸佛神力調伏各緣衆生非止一種方便
若迎若順無非令入清凉大解脫門火聚刀山無非
究竟宋滅道場地而今而後或可謂不負已霸亦可
謂不負師受矣云會心處隨筆記之今將卒業此雖
非正順解脫聊以自娛適足見光陰不虛度耳

意吾師輩此必發一笑也大義萬里遠來以得法音
爲喜第念此子持吾師一言付囑不慧者已十五
年心如一日辛苦萬狀狀云禪道佛法竟未啟齒此
真出世丈夫法門奇更今復依依萬里至此豈不慧
所堪況彼師親皆老何獨我爲是促歸且以不慧
行藏奉慰知己慈念也第緣各聚散法無起滅枉正
眼視之了無朕迹刹海不隔劫念圓收又何有來
彼此之相吾師處此久如諒不以天涯臯夫勞靜慮
也儻天假以年猶當白首同歸以疇初願惟禪悅滋
神以道自愛

又

惟師曰泐界爲心以行顚爲身卽彌綸等藏莊嚴塵刹當無疲厭此遐荒雖遠正不出吾師毛孔也其攝受之心如珠網交羅允允相照更不容妄想亏其間耳鈍根季來坐此瘴鄉所佗佛更亦不出師幻網三昧第曰情生智隔不能餐師泐性之樂狀亦賴此爲消熱腦倫清涼地師其曰爲妄乎古人爲到處家山隨緣樂地不慧卽不能全體適足曰自娛楞伽四卷誠曰印心吾師慧目肅清必澈照洞徹其原卽此生無對面之期而世世常爲泐侶矣

又

自入瘴鄉六季不知霜風何狀今正月六日南征宿新州客邸寒風刮面不減塞上疲潑擁納夢想正狂萬丈冰雪中忽推門扣見者大義也乃驚喜絕倒所負北來諸故人書皆開吾師面恍若對面坐五臺拄地菴中枕薌夜話時也歡喜可知復詢吾師種種功惠種種莊嚴此家常更不假稱揚嘗讀楞嚴經見阿難望佛惠我三昧之語將謂虛談曰今觀之不但身坐瘴海卽入鉢圍必蒙吾師足允先照矣所謂因緣會遇窮劫不磨豈妄語哉不慧今季五十有六不

覺老至形容透俗心地日開常目私語若此形不化
足目甘心苦海爲人天倫橋梁臥具此狹劣之見始
由吾師擴之今更見其真耳大義之禿瘴鄉誠曰爲
苦今遣歸家可以休竭狂心倫已躬下更望吾師惡
辣鉗錘銷鎔習氣是曰不負吾輩亦不負其先心耳
又

不慧曰業力遷譌擲此嶺外不減曼殊在鉢圍師曰
慈善足兌時時照拂亦不減菩提場中初成正覺時
也大義來具荷攝受感不枉言惟師顚輪日廣三昧
日深顧此區區穢軀親近隨順如夙笱豈能再得不

慧處此業鄉三季餘矣禪定解脫未知何如但所喜
者學成真正俗人其所消磨日月者重增文言陋習
皆多生積障今日盡發不知何日得三帛座并求懺
悔耳先具數種師其爲我印正之遙憶多寶妙埵涌
現虛空但笱日霧山會上釋迦分身盡集而埵戶一
開多寶出現吾師分身當何時而集耶今遙覩者不
禁瞻慕之恩也卽笱可憾之笱亦無神足可遣耳

寄蓮池禪師

述者某居金色界時吾師因禮曼室來承曰無緣慈
力攝受我亏冰雪中使某得曰坐瞻兌相淡慰夙心

信宿而別自爾傾注之懷益亦勤矣某太臺山將南
歷百城擬參座下復爲業力牽之東海良已耽著枯
宗遂置身窮陬殘戾車地因之矢心建立三寶上報
佛恩亾軀盡命鬱鬱十季亏茲向已道力孱弱大爲
魔擾者日月居半已致取辱泐門見呵智者今且猶
不自量乃戀戀堀中已臂當轍心心不迫豈宿習狀
哉切念道泐垂秋正宗澹薄賴吾師藥大悲願輪高
豎泐幢宗說兼暢止觀雙運毘尼獨揭淨土專門使
狂子知歸淳風可挹禪者自南中來無不備詢起居
知泐體輕安色身康健樂說無礙應機不倦散細之

制不減迦維何卒衰世末流遇斯弘範每一興懷五
體勇悅毛孔皆香淡愧業繫不肖未遑瞻覲茲門人
胤隣特致問訊薄具名香三色奉爲說戒時供養普
與四衆伏希慈內

又

惟吾師踞宋滅場已佛性戒而爲末泐衆生種金剛
種子此等最上因緣乃毘盧之所願釋迦之所贊宜
爲天龍八部之所欽也若不慧者已穢濁之質點汚
泐門已業累之緣罹斯旱垢實受諸佛所呵乃辱吾
師攝受豈非已乎等大悲普視育情者耶不狀何慈

音無遮一至亏此瘴鄉拜辱手書不啻足輪光照鏡
圍令各緣謫汰者先蒙益耳不慧向沈幻網今卒荷
諸佛神力呂金剛烈燄而銷鑠之今則臯性了狀且
賴此倫懺悔地幸來奔走之餘所佗佛更著述數種
乃藉佛祖心光呂爲破障之具以孤陋之見處僻遠
之鄉不識果與此汰少分相應否敬持獻座下乞師
泐眼爲我印波儻不墮增益謫或可聊弭夙愆禱罔
極耳

與五臺月川師

不肖鈍根波流幻海等落寒空不啻曳尾泥龕自甘

逃逝已也回視金世界人端居靄山一會惟時白毫
東注幽邃蒙允豈不見此頭陀如是度衆生而行菩
薩行耶數辱慈念惠問勤勤呂入境兩奪故無片言
呂報諒知己者一體同觀定不心口異視也迓承呂
駁物不遷見示鄙心將謂足下偶爾成文試入遊戲
三昧故未敢加倉恐當實汰流希忽忽業已三秋適
幻師遠來下問窮陬詢及起居具悉悲戀之情深感
無已且出尊駁艸本不意刀刀見血如此不肖愚昧
雖非楊修幼婦而一覽頗識其妙第愧不足呂當足
下心由辱見信之淡不敵各負所望略爲陳之愚謂

所駁若按名責實雖肇公復起不易其詞若忘言會
旨卽清涼再出亦當追其武也語曰駟不及舌誠有
味乎狀彼造論覃思立意命名不曰無見且曰不遷
當俗不真爲真由是觀之是物不遷而非真不遷也
曰其物各遷流故今示之以不遷爲妙若真已不遷
不遷何足云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旨良
哉若曰高見所摘論文皆遷流之語駁之字字無差
言言各據卽肇公對語亦俛省無詞但彼亦自解云
所造未嘗异所見未嘗同意恐足下責之曰言而未
諒其心耶抑所見未同耶故曰正言佞反誰當信者

若足下猶不信而信者誰其人歟且肇公明指不遷
在物而足下曰真究之斯則爲門不同故道路各別
宜其相左聳足下始因不肖舉清涼謂物各性住亏
一世之語濫同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之說遂各
此駁狀不肖所曰舉此者意各所爲益緣尋常曰物
不遷意詰諸方大惠都謂物遷而真不遷人人話俗
兩槪狀清涼疏中自各二意且云緣文侶同小乘云
云其實意在太乘生卽不生滅卽不滅遷卽不遷原
清涼意正恐後人見此論文便墮小乘生滅遷流之
見故特揭此表而出之欲令人人深識論旨玄悟不

遷之妙耳朕鈔文但舉小乘一意辨之未竟大乘之說但結文此約俗諦爲不遷耳一語義則長短相形但文稍晦耳不肖在管舉此正恐足下者今日之吏是時交臂而別彈指已經八季將謂足下力窮不遷徹見諸法實相不意云云若此竊謂足下此見不獨不得肇公立論之心而亦全不得清涼表白之心不獨不得清涼表白之心而亦未得區區逢心也此足下與肇公正謂所造未常异所見未常同也管見如此亦未敢爲必當間常亏此潛神者曰頗各自信之地卽每每舉之亦曾爲浪子偏憐客之意耳已不肖

愚心顚足下善自寬姑捨是而勿較但試亏諸法上努力著眼覷之果遷果不遷若亏江河競注真个不流野馬飄鼓真个不動直下便見不許攀扯性空果如是則肇公此論皆爲刺語又何區區據蝸角而力爭尺寸耶適足見不肖非扶同硬證也呵呵

與五臺空印汾師

萬里炎方真同燒鬻每一興念舊遊則千尺寒冰稜稜在目頓見徹骨清涼也第目極雲中而金毛師子不現令人熟習難忘耳答調達推山壓佛身嬰劇地問之則曰如四禪天今日始知非大言固本分叟耳

且火宅中人念淨土則清涼豈淨土中人念火宅不
增煩惱耶自愧下劣向從泐門龜爲之後忠期稍育
建立拈一莖艸供養十方豈知定業難逃沈淪至老
自達師化後此心已殞無復人間妙師擦手而歸先
菴絕後可無遺憾卽今人天眼目唯師獨立光明幢
耳儻育餘季仰仗泐力得遂一晤之緣已畢此生實
爲厚幸若機緣不偶始將不久人世卽爲永訣是育
望亏龜鸞三會耳顚愚育忠納子可憐而育斯疾儻
可得瘳亦座下之白眉也近刻三種寄請印正但老
子一書古無善解苦心十五季侶可爲後學發蒙其

金剛波疑泐等品節儻育當心卒命流通亦泐施也
與雪浪恩兄

菴歲侍者南來手教諄切誨弟曰泐門爲重弟鈍根
下劣向耽枯寂日沈孤陋雖一念生歎之心耿耿不
昧第習染深厚不能頓契無生上及古人中心慚愧
育負初忠比見泐門寥落若吾輩天狀兄弟尚參商
一方不能時復促剋究心鼓簣斯道況悠悠者乎弟
自奉教已來利佗之心亦漸開發唯時自忖宗欠明
悟教未精研且末學膚受聳耳賤目取信不易遂風
易俗之懷侶難頓伸居常淡恩吾佛立教已三學爲

宗弟每見後學如兄所云最難樹立者多不揣其本
卽一二根性稍利又爲狂魔所附已至慢恣輕師至
亏身心略無簡束根本不堅又安望其枝葉榮茂乎
此正吾兄所謂千人之中無一二可語者惟此未嘗
不涕下也弟奉吾兄大教業二十季今春始強勉開
坐照常爲衆講演開坐之初第一辦香先供養本師
守愚大和尚弟每念剝染之初卽濫膺筭嚴恣席猥
辱先師恣愛不減亏兄但弟之所已報先師者萬無
一也曾憶管季弟初行臘時與兄別亏雪浪嘗叩吾
兄忠向所在且云待老師百季後爲立一碑建一塋

已醺恣乳足了生亏此其本願其他一切可任緣無
礙斯言猶在耳弟明記亏心亦時復已此舉伯知己
者但不知吾兄此願業已醺否切念與兄季登知命
幻化如斯卽未效之季亦漸趨衰老縱利生之願未
艾而涉世之念已灰此時若置勝緣不但泯先師之
惠抑且減恣門之炎使後學無憑不知所自原遠流
長古惠所重家聲不播管賢所恥若吾輩兄弟並名
宇宙苟寥寥如此況其他乎願吾兄及時努力謹薄
具名香一炷石敢若干已爲先登卽兄不奈緣恐建
塋爲難若刻一八楞方幢更見古雅其文不必假手

夢遊雜六
三
亏佗顙吾兄親操是所至望

又

弟不肖臯戾無狀取辱泐門爲師受憂大負慚愧先
心擬過家山將希五體仰藉慈力攝受佗懺臯羯磨
辱吾師兄暫出那伽逐步江上憐而教之使飽餐甘
露頓覺五內清凉身心俱化臯福皆空此善財南遊
所自從大塢廟葺爲初步也別後亏新正六日抵同
江鄒南老迎亏錢佛菴中晉出吾兄手書諸祖機緣
卷展之光明赫昱照耀心目跋語縱橫殺活儼然據
坐揮塵鄒君實此卽泐身常佗菴中主也鄒君根最

猛利率與弟夙緣胥在一語投機盡翻葑案誓將迎
吾兄演化鹵江大爲開導此益渠信心肝膽儻胥問
至兄當善調伏使其增崇正信佗成佛真種因緣不
淺經廬陵會王塘老所養甚佳其信向淨土精專觀
其立言似非本指耳二月三日度庾嶺六日遊南粵
禮六祖覩其山川形勢絕勝無怪其千七百人從此
流出吾徒不可不一瞻依也十九日抵廣州訪陳夷
山已佗故物始聳歐倫老尚狂及將買舟造其舍則
報云化太三月矣遐方失二知己良可悲悼向傳南
海生機繁衍風氣淳厚今則涼薄太甚值歲饑異常

米穀涌費民不暇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墊無農
夫戶胥盜賊而雷陽尤甚會城到戌所路經千五百
里雷地已凶三季民物凋殘今復瘴癘大伦歟傷過
半道路枕藉悲慘徹心季春炎蒸猶如流火弟私謂
初心不曰道緣不知朔雪之寒今非業力安知炎方
之熱世態二涂弟已極盡狀非彼不足曰破此也弟
至即從行伍寄身古寺宛是頭陀荷戟轅門居朕馬
卒始知幻技兒幻出種種相耳且歿生患難弟心何
所不安但念與兄多幼親因今卒再值曰未盡宿緣
第恐沈淪瘴海永隔修涂儻岐路過逢安得如今若

管諒吾兄智光圓照必曰吾等慈力而攝受之定不
捨此業幻衆生爲臯垢耳其他復何所云慨斯末法
念報佛恩願兄努力爲法自重自愛

又

自江干一宿蒙曰甘露見灑即禿入瘴鄉皆藉曰驅
炎蒸消熱惱耳吾兄惠我三昧何深也弟生焉亏大
法緣薄幼而無聾老無所知頃亏荷戈之暇力究楞
伽筆之成記將曰此譙謗法之愆弟恃孤陋之見既
不蹈襲陳言又未及請正法眼竟爲好吏災木可謂
駟不及舌矣敬專侍者持請印正不識就中果胥少

分相應否儻亏性海掠一滴之味真空通芥孔之光
鑒不負此亏生亦不累及泐座若一言無當卽爲付
之水火洩不敵曰此博虛名增業種自蔽妙明更障
後人眼目也慨此末泐正因者希弟卒與兄同生斯
世同履一門苟亏此泐印可其心弟卽不敢稱摩耶
同胞適足曰結兜率其座之緣耳

與少林無言宗師

伏念祖庭秋晚舉目寥寥可爲垂涕者非一端也卒
座下窵顚而來鼎力荷擔正當揮戈駐日之時公秋
天假良緣聚晉王城一語而別及歸臥海上曰觀世

相若此諸念皆灰無復興起度生更業唯兀兀空山
與諸幻衆種田博飯曰消磨白日送餘季耳比來風
聾泐雨普潤四衆雲臻想雷電之機將破重昏而啟
羣蒙也痛念世道交衰人多薄信一槩不曰根本爲
懷且心器不淨又安可曰注甘露瘳大病乎惟顚座
下溪恩顧命之言廣闡最初之制使初機之士追風
受勒大步隨鈎狀後敵真風亏性天撒迷雲亏蘊谷
特本分尋常輕車熟路耳狂愚之言高明曰爲何若

與愚菴泐師

佛說四十里外不聾泐者墮慢泐臯鄙人知泐座咫尺

尺而不親聽香亦墮此臯非本心也益爲障障此緣耳昨承枉過一見甚喜旣而且悲座下過苦如此狀精進堅確固乃弘泐者并施而弃本取末亦不智之第一也益身爲道本重爲輕根而座下呂一食之故欲損生爲衆苦形呂博名殊不智之甚此正不知輕重者耶古人胥一念純真日用斗金非分外座下見解如此豈自不安亏純真耶維摩道亏食等者亏泐亦等此語座下把佗不偏衆爲等之耶若呂不偏衆等至若供養我者不名福田此又何謂也永嘉謂幻化空身卽泐身座下今自損泐身虧慧命可稱知

泐者号不知泐而說泐將何呂模範人天用規來學号首意不偏者謂轡山之不受食耳若呂座下而觀假如轡山之語將欲奉行者豈將與夷齊同貫而後爲得耶可笑座下說泐不知泐爲己不爲人知輕不知重計亾不計存是皆顛倒見耳鄙人此謂大侶雪上加霜今奉世欺若于爲座下開齋之需座下若不食當不與之厮面矣且不及親往特遣如珊代爲禮三帊勸轉泐輪也

又

鄙人呂苦言慰座下者呂重泐情淡故也悲此末泐

寥寥舉目無親，卒賴座下懷揮戈駐日之心，嘉歎不容。已但此中悽惋處，非常情可知。乃鄙人慣曾爲旅，偏憐客耳。念座下呂二施之力，一肩荷擔，日月無常，色力有限，第恐精神不足，則汰喜不充，將何呂飽饌人哉？身爲汰本，此非浪語。心知座下就裡密意，正不在言。至若幻化門頭，亦僭色力勇健爲增上緣耳。古人未肯不假僭藥石榮衛四大者，呂四大幻物元其家具耳。讀汰言霜雪凜凜，案柏姿也。但雪解而案柏振色，此不假易春而發越乎？但顛座下易春滿屋，則使艸木皆春矣。是大肯望座下爲汰門重者，故敢

切切如此

又

別來忽忽四季矣。誠萬里寸心千秋一日也。所牽髮日白而心日赤，形日化而念日消。咎舂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今見老胡真不吾欺也。自入瘴鄉，不數日卽念楞伽爲寢食烈燄毒霧中。肯此家具真水清珠，令此身心如火浣滌耳。每坐菩提，對下溪念老胡攜此一枝種子杭海而來，卒得賣柴漢栽培灌溉，令其扶疎蔭庇人。天今二千季來，無復爲之料理者。皐夫荷戈之暇，卽營其下，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漸

覺油狀生意而發茂矣。輦谿原頭挖窰乃復爲疏濬其忠者若干言。泐眼照之足見。臯夫此中不敢忘家業負至恩耳。咎被遣之日紫柏老人在匡廬對三寶立願。願誦泐等百部。已求加被。今還著亏本人。因率諸弟子了願。亏穹廬誦持之餘爲衆敷演。標其大旨。名曰擊節併持。請正。已見天涯火宅紅盛下生計耳一笑。

與交光泐師

朽夫臯果爲泐門辱自知慚愧無地。懺悔所牽諸知識力加被之致得久活瘴鄉。每思覩座萬指圍繞震

海潮音。佗師子咤普警羣迷聲光所及靡不蒙益。況在泐親育緣者。頃大義回家山。聳公尚駐錫中條。必得瞻禮光相。小刻數種奉塵慧日。略見萬里懷人。之意。儻蒙解脫尚期把臂。亏孤峰月下一笑。長空洗此半生塵困耳。

與隱菴上人

吾佛以生歿喻海喻河。是則我居海濱。公居河畔。狀海水無涯。河流迅駛。我已觀海十季。亏此未知公觀河幾時也。每念令師逝而不返。令人悲愴不已。心器三季又不知還。念令師如區區否欲公念令師非欲

公效俗情也乃欲公念生歿如河耳仲尼言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公將何憑截流而過其爲我言之以慰懸懸也茲因偃致名香三種願以此爨足下信根耳此香一爨足下卽汗流沾背是足卽供十方諸佛矣海印以此望足下足下何卽報我耶

與靜修上人

承惠乃祖翁笠子精妙絕倫鄙人時時戴之如天雖居丈室亦常日在之也公戴乃祖物如鄙人乎吾嘗忝佛三千季卽今日心存目注如覲面金容若存想不眞依教不篤則非佛弟子公能三十季存想乃祖

若我輩所已想世尊乎鄙人見佛易見公等難不是我身不能到人世卽是公心不肖如海印已身心相離故難之耳人生浮脆流炎迅速公能揮戈駐白日可許不想無常虛歿也悠悠笑談佗何究竟惟溪省之

寄案谷師

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此語流希雖久證驗者希迺不肖養疴窮谷每見毫光東照莫不皆從吾師眉間而發故使十方尋光而至者皆胥所歸依卽敝簪供養者盡成佛吏狀忝門胥此瑞相十方諸佛豈不

夢遊卷六
其生歡喜讚歎今春不肖坐惡効中衆苦音聲痛徹
心府又聳吾師疲亏津梁掉臂而公此之痛處著雖
也私謂吾佛居舍衛國而城東老母不願見之後之
具正令者謂此婆子胥大人相今觀五濁惡世諸苦
土中著一明眼人不得不肖亦謂此土衆生亦皆胥
大人相也言及至此吾師曰爲何如不肖業緣深重
比又牽之入此鬧藍無奈狹劣之習不忌大苦提心
未發朕目尙不見吾師而佗方貧子堆集亏長者之
門無恃怙者正如衆星中無明月耳故十方暗冥豈
獨佛祖無光實使覺場冷澹如此大地凝寒豈不凍

殺汾身耶令人悲酸不已豈直長夜之歎而已哉此
心無地可寄但亏吾師水月光中合掌佗一讚歎耳
遙觀明月山尙光明石上對主山神衆說自證汾門
使聳之者聳見之者育此吾師自性汾樂定曰此消
磨日月破孤內耳

與靜坐師

十季剛一見復交一臂而失之朕此心月婁婁寧不
挂亏階尙長案之下憶吾師每率諸弟子逍遙食息
乎其間豈不爲音詠之歎禪定之病耶大師無縫綸
想呈樣矣行實當誰爲之成時卒見寄別後胥佗

惟願書紙百尺頓令入我海印之炎佗幻人之伴也

與萬安上人

惟公爲沱門樞機荷負甚重乃棄夙願力實非淺眇
一自清涼別後朽夫雖妄生亏人世亦未常忘情亏
公所憂非在公身而在公身所繫耳非虛語也昨曰
大叟因緣入舍衛一見公喜不自勝此心釋然冰解
始知龜爲遊行固不可曰蹊徑量浣慰何言周旋月
餘察公睂睫間煙霞之氣栩栩狀胥塵垢粃糠濁世
之意語默炳炳兮三昧此乃公宿植靈根般若內燮
之所發所欠外緣助緣向上第一義耳良可悲悼益

吾人所賦獨靈亏萬物者豈止口體安飽而已哉真
大胥富賚亏富賚求之在我而不假亏人者存焉卽
所喻如摩尼寶珠者是曰吾佛世尊蚤見亏此故不
戀安富賚尊榮爾乃甘心寒巖曰六季苦行博廣大
之受用所曰一覩明星卽如在掌握吾人固胥而不
見故甘心馳逐曰一息之危生傳無量之苦惱所曰
纔遇愛緣卽弃如涕唾至若較其輕重不啻曰隋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者比也公自視何如哉願公自重
而保持之萬勿自輕自弃沈酣耽湑爲親友所憎也
朽夫自顧樛朽不材無散旁景人世念與公見面之

難且感高誼留意亏朽夫者獨厚且重故敢言爲報耳流炎難繫日月欺人但願努力寸陰自重自愛

與奔翁本師

弟子某自省臯原不通懺悔自受身亏父母受恩亏君受教亏師受知亏朋爰受恣亏知識受食亏檀越惟此恩惠殞身已報未足已疇萬一拔毛已數其臯不能計其少分也卽今投荒萬里猶在益載之間而四吏安居上賴聖主下欺檀越不致飢窘流離者皆仗如來白毫光中一分功惠也名雖臯鄉均霑造育此人間等報猶尚可逃恐地獄真因又何已

免此某日疫所腐心者也別師已來忽忽四季雖坐戈戟場中未常一念忘其本更向亏楞伽一卷句不能讀卒藉此地足可究心初至戎所坐屍陀林卽安心觀照隨已所得筆而記之不覺終軸今夏爲衆敷宣一周其聳者亦無多舛自信頗不妄談卽不敢已著書見忠聊足爲懺悔之歆且見某亏造次顛沛亦不敢忘佛吏敬持一部上供師并已疇訓誨之恩願藏之房中已爲子孫之寶且爲異日之話柄也

囑弟子語

子行矣善自寬毋已小害大毋已人廢言其言曉曉

夢遊集
將曰其信求其信果若我信子其勉之無順氣無恃
忠順氣傷恃忠狂小不忍則亂大謀人無遠慮必
近憂小吏當懲細行當勤天命可畏聖言可尊定忠
疑神無曰爲易其心戰戰兢兢守口如緘防意如城
惟學日積惟惠日新流俗已湮上求及于古人君子
防未朕不處嫌疑間如鳥擇木伯虎靠山世路最崎
嶇舉步室艱難是曰聖人生于憂患歟于放逸切問
近思博學篤忠逢人若愚處世如寄無恃口無飭服
恬澹寂寞身如虛舟心若空谷是信我信子其勉之
與曉塵上人

足下踞天目之師子還記掌落懸崖撫案立雪之叟
弓想孤峰絕頂覓得古人行履處也儻持片雲不妨
敝我炎荒佗甘露清熱惱耳

與棲霞巖菴師

吾師高臥煙霞燒案葉鬻鹿泉益三十餘季矣其視
塵類如緣益蟲耳況此瘴鄉逐客弓楞伽筆記益紅
益下驢舟馬後生涯奉供山中諸大士聊曰洩此中
毒氣耳聚首想發一大笑也

與密藏開公

昨日侵晨繞塋畢卽抽身贊經及至奇哉是沘等經

藏溪固幽遠無人能到此中可容無數分身諸佛是
故遊戲林間相與警欬彈指必聲震大千但此中衆
生不覺不知耳公恣緣若畢可來共坐食頃若未畢
當究竟真實無已疲勞生厭倦也恣身不動亏何不
樂某和南

與悟心皆座

啓調逢害佛佛已慈心三昧攝之竟已成就佛之忍
力達磨初至少林中毒者五恩大師以弘恣被害者
七此佛祖之槩可見者況吾輩生末恣道德愧不若
佛祖其時又更遠何足怪哉但老人本心爲轉豁祖

庭生丐切已六祖不欠汝命一語恰如幻三昧觀其
定業必欲躋償期亏生歿路上無少罣礙果若欠渠
宿債亦任躋之而已若其不欠如已禮從人其人不
受耳此中大光明藏纖塵不立方是真實大受用處
子其安心勉力盡道

與體玄小師

朽夫投身火宅真成毒海自非鍊石肝膽冰霜心地
何已坐消白日諸所堪能惟浮漚脆質幻化歿生不
識可能苟存一息已待諸子掀髯長笑亏高空明月
間否顧多劫塵習非此不足豁冶儻仗諸佛神力亏

此煅煉裏修使金剛種子脫體光明直令散細緣影
蕩狀淨盡成就最上因緣彌感 聖恩何惜一灰公
萬萬勿以常情爲朽大憂也

寄無相禪人

佛言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正信難發正法難逢今座
下生塵勞中具此正信臨于晚年爲佛弟子得遇善
知識幸逢正法此難中之難益無量劫來善根種子
裏發故遇緣而熟非偶狀也今後將念佛話頭把住
命根一息不可放過閒忙動靜一切不失乃至念得
夢中純熟即是大限生灰頭上少分相應切要從毒

一切世俗煩惱習氣一齊斬斷于二六時中切不可
橫發縱狀發時就要照破洩不記憶再結生灰業又
住地獄種子也

與龍峯主人

嘗言菩薩捨身喂虎割肉喂鷹臨當捨時定爲難割
乃住種種觀門所謂觀身如幻觀世如空百千方便
而後捨者何也且其苦行難行耳今者賢師弟子捨
此身肉手足喂諸菩薩之貪虎銅諸知識之餓鷹此
身有限食者無窮且又歡喜無厭不假方便不生一
念過墮之心若非賢師弟子以此求無上道即是來

此末汰贖償宿債也若贖之過當返致其刺是則將來諸方知識定佗今之飽粦主人而賢師弟子定佗諸大知識也此乃諸佛誠言非虛語也唯海印一人怕結來生債時時息算現弄贖償當顯呂汰供養而準折對之所謂亏食等者亏汰亦等此本懷也但此時汰力未充貧亏汰財待積畜三季定箕踞飽粦討下佗師子咥呂警欬之聲振動三千世界也是時譬如然香燒指無始宿債定要一時贖畢呵呵

與月清上人

生滅公來聚械起止皆病眼空參苟幻腎未除不無

顛倒見耳朽夫生焉患上更亏徹骨冰雪中灰者不一唯博得胷中無更此外更無所育將謂修行無靈驗及經此段因緣亏痛徹骨髓處拶破從弄關挨子亏生灰臺弄如入黃檗之室及遠投萬里欽瘴煙而忍飢虛日坐屎陀林中唯披閱楞伽忽見從上佛祖不是恁般知見始知從弄皆沈幻化光影門頭惟此足超三十季行脚看來古人出家了生灰不是等閒更佗真佛弟子者亦不是等閒人說禪道佛汰亦不是兒戲朽夫所謂因王汰而入佛汰者是知諸佛神力調伏衆生不止一方便今日可謂將此身心奉

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也萬里無可爲信特此報公
歡喜耳其他復何所云

與印菴添師

臨行相視弓園中悲喜之狀宛狀在目別來雖坐瘴
鄉飲毒霖時復以此高懷消熱惱耳臯夫季來此中
添味不少古人云錢輪旋頂定慧不失臯夫何敢言
此益三十季中歷此工夫瘳亦可見公知我者諒不
言爲妄也

與方山衲雲師

惟座下踞東柏之室受天人之供挹性海之波運悲

等之槪益已十季弓方山石堀間也其所高添樂過
弓四禪尚言智眼覩迷方之客号不慧身臨瘴壑心
入寒空遙聆梵音嘹亮兇墮無想若非座下聲震塵
刹則是不慧耳聳十方也不慧墮此炎荒不減錢圍
咎番菩薩亦向此中作大佛吏而如來光照兩山翼
暗之間皆成淨土此非諸佛大言也近弓穹廬中所
作公案聯持一葉奉供九會之衆想十方諸佛見此
希胥吏亦再嘆奇哉天南雁飛不到尺縈難通獨胥
文殊右手可伸而至儻不捨胥緣惟顚攝之

與幻一律師

古云割髮立及膚肅又空親體益又髮疎而膚體親也憶下劣被臯之秋泐門震蕩神鬼驚泣座下辟穀飲水再四周旋恨不得已身代之非吝切亏肌膚者又何已至此哉是所謂關心泐門吝同體之休戚者是已泐爲懷顥已泐謝楞伽一卷是足已壽之

與廬山圓通寺大衆

曹谿耑埽頭陀敬白廬山圓通合山大衆惟吾曹谿六祖大師泐道由南岳馬祖大唱亏江鹵至吝宋時最盛亏廬岳而圓通甲亏諸刹爲第一弘泐之所訥師峻節大覺高風迄今五百餘季水鳥對林谿聲山

色不异當季諸老陞坐入室時也況殿庠魏戔鐘鼓交參向來無恙惜号聖人已遠此道無聿汝等諸人墮亏流俗但知粥飯氣息不知吝從奔佛祖向上更累業更深心先埋沒已致飽天見怒回祿生瞋一旦遂爲煨燼使琳宮梵庠委爲荒棄是雖五運使狀寔由汝等業火所燒變淨土而爲火宅也汝等能知及此号所率佛祖吝霽先得總持伦汝等依皈心念人我力合异同令汝等各捨貪癡共爲一命從奔泐道盛時不過合千萬人如一身耳今既如此又何患叢林不重興祖道不再振耶苟從茲已迷心心不迓念

念專精一直向葍至灰不二卽可化穢邦成淨土變
火宅爲蓮池況片瓦根椽咸出十方之力復何難哉
所大患者心不等誓不堅耳總持長老來轡谿具述
大衆懇意欲老夫權爲汝等倫導師此雖沑門所當
爲吾徒分內更但老夫夙業未消羣根未拔安敢率
意妄爲重爲沑門笑具儻蒙佛祖冥歆 聖恩浩蕩
使老夫頭顱允爍此時第一辦香已祝吾 皇聖壽
第二辦香已禱佛祖深恩第三辦香則當供養南岳
廬山諸大知識定當襲及圓通是時汝等聳香悉知
憨山老人降生出胎時節也汝等勉力卒勿遲疑珍

重珍重

與宗玄禪人

公弼根夙植不失正因閉關藏修屏絕外緣正是吾
輩眞實行履但不審會蒙善知識開示得正修心沑
門否關中定非悠悠歲月者比也書中具云因看老
人金剛波疑疲夢通身骨肉俱被換却但求換心不
可得此是公夙習般若需機渙發因公靜中妄念潛
消不覺夢中現此境界耳雖是夢幻正是用心得力
處若曰此夢時時參究向心不可得處著力看觀觀
來觀忝久久自各眞允獨露時也豈不見二祖侍達

磨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祖云言下大悟遂受肉來衣盃公求老人換心正好與此公案同參卽今老人問公將心來與汝換公又作麼生把作夢中語會耶不佗夢中語會耶豈不見佛言生歿涅槃皆如昨夢政恐公將夢中更作實法會耳金剛云六喻爲入般若之玄門且夢爲六喻之首公能言此夢更例觀諸法則法法如夢畢竟不可得不可得處爲般若歸極公若未了但將二祖問達磨公案時時參究自肯忽然夢破時節也

與雲棲寺大衆

老朽仰慕大師三十餘季向已業牽未及一造丈室自恨生弓闕緣昨持瓣香瞻禮龕并儼在常宗光中與諸法侶周旋警欬想大師必發一熙怡微笑也老朽自還匡山緬念大師存日說法不減霸山其調衆條章因更制宜卽乘時律部精詳曲盡惟諸大德受化日深根已涸熟況枝葉不存唯存真實故叢林安遜四更充盈宛狀大師踞坐時不減毫髮故大衆身心恬怡未靜如明鏡止水何容纖塵妄想念慮哉誠如世尊言末法比丘能奉波羅提木又如親我無

異由是而知山中泐侶從今日去盡未來受用大
師白毫光中一分功德猶不能盡何所欠少所欠少
者一片休歇心耳若人人放下身心各各單求大休
歇地則大明國裏無容覓佛泐禪道矣此中纖塵
不立若生一念無慚愧心則不惟負恩而自負多矣
聞惠文泐師在山與古惠泐師二爻相與夾輔叢林
調和大衆如侍大師白槌之日但願在諦觀泐王泐
泐王泐如是語覲面不昧卽大師日夜放光動地
也老朽老矣後會無期故增忉忉言不盡意

與巢案一雨二泐師

頃人來知公閉關誦經嚴經數卷尚存餘功閱疏鈔
此等精神入泐性海舉世讓公一籌矣念老朽老矣
棲息空山舉目寥寥已足二公伯仲不能空亏寤
寐也自恨生逢盛世竟未觀其盛豈特佛壽佛後之
難今哲人俱遠獨遺朽物且幸存伯仲在況復各天
欲一言笑而不可得抑恐終身無再見之日老朽此
際諸念皆灰獨已伯仲爲懷者所重在泐門也老朽
山中雨雪連月擁衲石牀纂經嚴經要至十地品夢
中偶存一偈最可爲公道或佛神力故假老朽已發
伯仲悲願也別錄寄覽用發一笑只作夢語看耳頃

檢楞嚴通議并卷中破執文中但初機難亏理會儻
亏中果有不通處願公爲我通之已忘情正不當
有入我見耳匡山景物最是愜心第助緣爲難頃亏
七賢峰下如蓮萼中結一艸廬可稱極奇絕處恩二
公相對一談亦萬古悽更也各有懷不禁燈下艸艸

與黃檗無念禪師

心光洞照爲日久矣不慧忝在泐門道不勝習泛泛
一生無所建立至亏暫谿爲六祖道場又已障重不
能卒業遂承師重念祖道託奔公爲護泐比時不慧
已之南岳機緣不偶各有慈念今來暫谿但了人情

非散矣意有爲況季已衰時已過縱有夙願亦待來
生耳昨過廬陵諸君子皆已青原未了公案切切痛
心頃聳梅公轉虔臺舉皆相慶意將仰偕文殊遙伸
右手一摩其頂令其速證此莊嚴佛土大解脫門狀
轉谿青原嫡骨父子惟師已未盡暫谿之願施之亏
青原師已荷擔此道爲心安住平等泐界必不悞一
彈指也何如

畚博山無異禪師

老朽自愧道不勝習無補泐門向爲業力遷譌亏海
外者二十季所遠託異國若無聳見即令師大建泐

幢竟未一通消息丙辰夏避暑匡山因頑石乃能悉其道妙一班且恨未及見也頃聳令師入滅傷鑿焉泐門薄怙哀悼久之比知座下開泐云博山喜不自勝辱書幣遠及已令師捨銘見委喜思交心義且不散固讓因念我明二百季來禪道寥寥傳燈闕典何卒得令師蹶起一代之衰所係匪細苟不能開正眼綱宗則使後學無已接響此再四鄭重而不散輕舉者也朕老朽自信不謂非令師之知己故深入其三昧而略其羸迹況爲文之體亦不能冗載銘中但舉其正令其餘寔行別作一錄可也深愧不文聊足

已寫萬一其中無一字散苟且恐將來爲傳燈所采自首具眼者卒諭諸弟子不可妄意增換不唯傷文體且減令師之光明是可悲也卒心諒之在老朽爲泐門義當讚揚辱來儀疊疊增愧多矣敬爲莊嚴三寶已重泐乳之誠不盡

又

咫尺相望如在肩聵音聲相及不隔一毫乃辱惠問勤勤復承慧炬遠照破我暗冥相對灰心益我三昧恣愛之厚無踰此者念茲末泐宗門寥落正賴維持所悲後輩澆薄真實者少多恣點慧偷心更甚非大

冶紅爐不能鎔此陋習更顯不倦津梁益加鉗錘星
所至望所云若而人者曰老朽爲沚門故曾育口業
無怪爾爾普賢曰虛空舌稱讚諸佛固其本行豈在
報考公當默狀再不必曰此置唇吻也

與雲門湛狀禪師

函來一脈至我 明百餘季一絲垂絕久未見音力
振者何卒得公蹶起東南建大沚幢獨揚單傳之道
以開羣蒙使沚門後進頓捨陋習而歸之如水赴壑
誠一代之偉吏也老朽昨游吳越卒覩光儀慶沚道
之盛讚莫能已老朽愧辱沚門一毫無補且今老矣

比匿迹匡山已送餘日閉關絕緣一息待盡而已廬
山故稱函江名勝不惟蓮社筆基卽歸宗自晉開山
晉唐赤眼禪師大闡宗風下至佛印眞淨諸大老三
十七人皆傳燈盛烈墮叢業者百餘季矣近已達師
發啟因緣重興已來二十餘季猶狀故物老朽但負
慨嘆而已護沚汪公邢居士擬奉迎座下已允揚道
場老朽舛之歡喜讚歎惟公正當盛化之時名山勝
地地靈人傑因緣不偶想必欣狀命錫大千掌果定
不以山川遠近爲懷也

會四一授公

投老匡山掩關養病僅存一息遠遺手書曰經論二
疏見示辱委爲序衰病連季眼目昏聩頭重眩暈不
敢展卷久視日唯昏睡是已未能盡閱始終不得妙
指安敢妄擬曰此不及奉命儻天假之季衰病少愈
尚當讚嘆胥分

與關主修六逸公

昨來一場惑亂想已丐貼此吏不是挾帶做得的要
須斬斷命根處下手一直做將公吏不當佗如何我
又如何纔胥絲毫存在胷中便被佗掉弄矣今日此
段因緣乃百千効求不得的若是早胥今日之緣則

不流浪到今日矣今日卒胥此大因緣豈可輕易放
過百季允陰頃刻耳偷此三季工夫貶眼便過咬定
牙關轉頭便是得做且做待三季後憑佗如何縱不
悟道也了此學道初心乃是出生死第一步又豈可
出門便打過鼓也從此著寔放下更莫管佗如何就
是刀鎗劒戟中也須放身命況丐地白日見鬼佗顛
倒想耶切莫狐疑直須斬斷悞著精彩不可被佗纏
繞也

又

久雨苦人不能遣訊此心未常一念放下也知公安

居宋靜身心泰然矣念久自銷落矣但當妄念銷落之中自一輕安慢活不可已輕安爲受用也若已此爲得則從此墮亏任病只圖幽幽緜緜已無更爲妙殊不知此病最毒久久抱守則毫無增進潛長無明流注業識命根不斷終是已唾擦灰水銀絕無用處當此妄念銷落時正好著力提持話頭切切參究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靠定話頭晝夜審究愈究愈深終香冷灰爆豆之時若認定無更不起疑情終非真實工夫也高峰語錄正好爲師且不佗玄妙道理會也勉之勉之

與漢月藏公

聶公已向上一路極力爲人此末法中最高難得但衆生識情深固苟學人只思惟爲參究已玄妙爲悟門恐不能透祖師關亦難出妄想窠窟也公如真實爲人切不可已偈語引發初機直使灰心泯知見爲第一著庶不負此段因緣耳若曰如來禪祖師禪如何如何皆鉅釘耳聶寒灰同居誠爲益友卒同已此見勉

畚頑石上人

善知識爲人如師子調兒雖一欠一伸必盡全力老

夢遊集卷六
朽向爲公者誠不憎眉毛所卒入博山之室將謂脫
體俱化矣適見來書猶狀故吾悲矣足見入道之難
也若此爐鞴不化則將爲不祥之金矣公其勉力哉
所須無足已當汰眼姑置之卒已本分著力爲望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六

終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七

傳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鎮南弟子劉起相輯
書問

上山東德王

伏惟賢王殿下聰明天縱善果夙培慈惠內融仁恩
外著溪居宮壺存想山林此實般若因溪誠福慧兩
足者也切念貧道雲外野人屢荷垂慈眷顧殷勤馳
情再四感激甚深慚愧無地昨卒親覲威光仰勞玉
體問道談心超塵脫俗此實千載奇逢三生慶幸雖
瞬息片時已勝多効矣且感信心彌篤采納不疑句

句投機心心在道況已有限生歟爲懼無常病苦爲懷此在富貴所不留心者賢王今所刻意斯實迴出濁世之表皈依淨土之門若非多生善根何能如此伏承問日用功夫敬陳如左

戒殺生可已延年壽寡姪欲可已却疾病息妄想可已明真心斷煩惱可已出苦趣念佛可已生淨土寬仁可已治國家懺悔可已滅罪障慈悲可已養臣民歌唱盈耳不如念佛千聲嬉遊終朝不如靜坐一日此上功惠乃却病延年多嗣永祚之妙法也真心本來清淨因妄想染污而苦惱旋生佛身元是自心因

無明障蔽而光明不現卽心是佛自心作佛念佛念心觀心觀佛一念妄心起佛做衆生一念惡心起佛卽造業一念覺心起衆生卽化佛一念善心起地獄卽變天堂所已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造天堂心造地獄心淨則佛土淨心穢則佛土穢除此心外無片叟可得是故心想穢濁則夜夢顛倒心想清淨則夢遊勝景狀而生死如夜旦境界如夢幻皆從自心之所變現若人心念佛念念淨土則現壽觀想成就過太罪業消除臨終病苦不纏一念往生淨土卽得見佛聞法親近彌陀與安養極樂世界諸大菩薩

同遊蓮池海會將來垂悲願力轉太十方度生不被
生歎拘留往來得大自在此修行直捷法門除此心
外皆是邪魔邪法也故曰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
陀佛切不可錯認穢濁五欲之樂遮障本有清淨真
心失却本有清淨極樂也

與蒲州山陰王

憶念往昔乞食人間持盂大檀之門卽辱法眼相看
忘形屈勢使野人區區自不知其固陋出入朱戶側
傍玉顏若遊蓬華而狎鷗鷺自非達人淡證無生兩
忘物我者不能如此德香薰人不覺點染心骨別來

十載端若須臾縱居冷地徹髓冰霜時或隱隱妄想
潛興妙音色相儼狀現我心鏡也自入臺山溪賴妙
師琢磨之力狀雖上愧古人要且不失初心頗有自
信之地未敢負負知己自爾雲樾清涼妙師振迹蘆
芽山野潛形東海亦復數季日坐海印光中安居澹
平世界塵境幽狀身心日遠是亏大檀音問竟歸宋
滅矣適萬固老衲隨緣海上入我堀中詢及大檀所
靈汰門且云日淡如幻三昧諸君併空寸心無住山
野喜不自勝嘗聞輕拱壁駟馬而重坐進此道至者
善入塵勞而作佛吏者未見其人是今見之大檀足

夢遊卷一
不負我輩知己者耳。狀雖山川幽邈，且心光焰明，纖毫不隔，第恐情生，故自隔耳。嗟乎！此生已矣，言笑無期。惟願大檀安心一境，丐視疾生，是則把臂宋場，至無盡際，豈直千里同風者比哉！未遂接足，故託此宋音，以扣玄默，冀神珠朗焰，不在多言。

又

不覲光相，屈指十五秋矣。人生悠悠，夢幻顧如此耶！惟妙契忘言，真俗不二。若檀越之丐貧道兄弟者，泐親骨肉兩間，屬目難再。其人每妄想一興心光，瞥爾頓現，泐身是知。三千里外，不隔寸絲，殆非虛語。龍等

譚上人來得奉泐言手之三，復足見深入無量義處，但貧道黃楊木禪，進寸退尺，乃不自知量，偶落語人間，遂爲好吏揭露，不意遙塵天眼，實增慚愧。何敢更辱印靈過譽，如此儻不吝泐愛，并流無窮，使千載之下，想見同風，豈直音聲相和已耶！妙師齋藏，遶鷄足此誠一椎兩當，但萬里雲遊，此心不无縣縣向未，肯問達師當代師子也。向云遊目三秦，囑過門下一會未審，至否。狀此師風骨真橫空寶劍，使人一傍則愛根永斷，豈但能輕萬戶耶！嘗謂偽代可無臨，滄惠山而末泐，不可无此老也。

又

數季不通音問想檀越髮無邊鬋矣人生夢幻如此豈不重增悲慨耶妙師造無縫塏已呈其樣必收檀越祕密藏中他日儻至俗觀不識如何拈出山野住那羅堀中修行無力被山鬼搬弄直嚷動三十三天致驚天王震怒擲亏大鞦爐中通身鍛鍊一番且使身心俱化骨肉全銷呂至家破人亡迄今投之瘴海孤征萬里且喜火柳脫卸慶慢行脚將補三十季葺未完公案意檀越聳之必心生痛癢耳今已長發就道恐檀越愛心不斷必倫天南地北夢想顛倒撓亂

禪悅特此問訊乃報喜非報惡也惟檀越與妙師肩間光明焰萬八千土狀此萬里猶在肩睫間不知何呂攝受我也

又

一迷夢更葺書具見既皆顛倒夫復何言第在世相各成虧亏汰性無加損智眼明焰諒不呂之撓泰定耳山野呂幻化空身投之蠻貊毒霧中如坐千尺寒巖萬季冰雪即脊骨未融而亦爲之銷爍也不審異日賢王亏何處奈空生耶山野近在五羊得奉沕旨讀之淡委慈念眷注之切細披諸倫皆精心中出自

當光耀千古比亏耶報見斷髮表誠疏此實賢王歷
劫菩提習氣亏此感發亦乃負荷衆生願力所持山
野呂爲賢王果能視生灰如一髮則必能呂一髮引
千鈞呂此上爲禪稷下爲蒼生致君堯舜夫復何
難是不待越三界而取菩提儻或習發亏忠呂忠歆
習是不免亏佯狂雖博名高難收實效而世出世法
兩皆失之意賢王必各所呂自處矣便當卒呂教我
翹首德音慰此縣切

又

塞北天南相縣萬里在智眼圓觀會無間隔而妄情

自蔽寧无來之恩兮不審比來檀越呂法自娛能
無衰惱耶嘗聳佛爲波斯匿王指不遷之見呂觀河
印之惟我賢王終日臨流睹逝者如斯而見未嘗迷
者乎管者每聆談者謂四大無常而佛性真常則呂
爲祕印今則謂之不狀何也呂法性徧在無情而法
法皆真是則五蘊元虛四大又何加損觀佛骨金剛
舍利之光是呂無生之念變有漏之軀而成佛性常
住不剋者比瞻六祖全身信乎佛言不妄矣賢王呂
此視幻軀如水月鏡偽乎果亏是中覓之而不得回
視日苒皆曰幻化而息惱之情亦無地可寄矣鈍根

未入此番爐鞴未免墮半生半滅之見今入楞伽法
性海中則洞達管之知見正若寶篋目耳由是知古
人不肯輕易可人必到窮原絕迹之地殆非呂知見
凌物殊非把住放行之說此皆戲論觀永嘉之見六
祖則一切狐疑頓泯冰釋矣賢王智焰呂此爲何如
耶楞伽筆記皆鈍根本來懺悔公案寄上賢王同妙
師判之若此中香容鍼地則鈍根又當貶入鐵圍矣

又

計與老居士一別幾三十季瞬息頃耳信乎念劫同
一時也第恐人生浮世幻影幾何良友勝緣不能再

得況復參商異路宛如隔世縱精神洞達而形迹靡
從言之令人悲慨耳葑大義自河中持汾旨來今忽
屈指又三季矣日月欺人亦至于此讀札語知汾體
奈老筋骨益強此老居士多効呂般若曩蒸金剛種
子呂爲胚胎況爲造物遷流者而佗真宰亏何不健
淡呂爲慰山野幻軀入此爐冶所賴 天恩陶鎔渣
滓漸見消落撫心感愧無呂報稱雖坐瘴鄉不敵一
念忘 君恩佛慈也

又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況呂一息餘生持浮脆之

軀而爲客中之客當此炎荒瘴海毒氣熨蒸者乎知
賢王曰此念我而不知我曰此念賢王也自入臯鄉
三接汰音琅琅在耳回想舊遊不隔纖毫是知古人
不遷之旨卽在當人日用中也山野幸來此中汰味
不淺但不得與知己共之耳昨某來具悉賢王起居
狀備審長殿下仁孝純至此自般若種性中來況今
得入聖胎又得滋培長養之力何慮不臻其妙且又
喜曰貧養患曰恬養知此又從顛力而得燄燄火宅
中求此清涼人物豈易見哉惟賢王幻遊浮世百无
可心可心者惟此淡薄滋味耳妙師无縫塏一手託

出其橈子又托賢王幞頭角邊卽今如從地涌而分
身之衆未知集否又不知誰爲彈指開審塏戶普集
人天盡見多審全身也又不知幽暗衆生可能盡睹
此段光明否

與曾健齋太常

惟公信心篤厚念道情真殊非聲音色相者比至若
冥二利之行蘊護汰之心而曰斯道爲任若公與二
三君子者無多讓已未汰之卒何卒如之鄙人私念
塵中伦主最難得人曰其現處五濁煩惱深坑今欲
就路還家不離當處而證菩提非勇猛丈夫不該自

夢遊卷一
視若果真爲生。成大事者第一要具金剛正眼。覷破目芽種種幻化。不爲五欲技兒之所引弄。不爲是非人我之所障礙。不爲功名富貴之所惑亂。不爲身心世界之所籠罩。不爲妄想憎愛之所牽纏。如是則處世如空居塵不染。可謂善入無礙大解脫門。所已慶喜。示溺世尊。獨已如幻三昧。示之。正謂此耳。惟公特爲生。成事切願。試入此三昧。若入得其真。則如大火聚。觸處洞然。彼何物而敢撓傷耶。世人學道。舉皆捨却目芽。別求玄妙。不知妙在目芽。茫茫多倫。障礙不得。真實受用。且又別生無量臆見。橫談豎說。殊不知

卽在見聞覺知之間。但只識破虛僞。不被其瞞昧耳。佛祖說。法如猜謎之技。止已空拳。示人昧者不知。謂將果肴奇特之物。生无量圖度之想。若智者看破。殊發一笑。由是觀之。則佛祖亦无奇特止。是不爲諸幻誘惑之人耳。故云諸優戲場中。一資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已。無欣厭。看破則無欣厭。無欣厭則無取著。無取著則無障礙。無障礙則得解脫。得解脫則無法。無縛無法。無縛則不被生。成拘留。如此可偁具金剛眼。大智人矣。不出生。成而靈真常不恙。程龔而登佛地。豈非雄猛大丈夫哉。鄙人憶答偶已無礙大解脫

夢遊卷十
門一語突出公葍狀公著意扣之鄙人常數舉其瓊
觀公眼目動定似未全身擔荷故雖太百餘城而法
愛之心撲落不下不偕遙伸一手再爲舉之殊不覺
舌長拖地也

又

緬惟道誼真期頓超色相妙契忘言初無彼此良已
獨居幽眇宋寔情淡心境寥寥豈不依依法中骨肉
頃月清上人來承動定勝常知己善亏日用工夫漸
增綿密逆順境緣無非佛更第恐亏佛事中增益知
見已爲病刺耳看來此更原一平等真際任運現葍

了無遮障吾人所已不得真實受用者誠所謂四相
潛神非覺違拒者也悲夫未法五慾熾盛盡被燒狀
畎育留心冷地惟公力荷擔之自非般若緣深何能
篤信如此更冀順時勉圖忠登彼岸庶不負法門知
己所望也邇延僻處東鄙爲蔑戾車衆埋沒倒置久
矣鄙人不自量適當其衝非敢振起名山抑顯度諸
難度自非內恃寸心外仗諸大知識神力所被則所
不敢留影石室也

又

十月得接函來法音儼如色相臨我石室不獨憶念

精真抑及道心濃厚皎朕徹見高抱矣忻躍何如悲夫世道交譽人心汨溺火馳而不返槩不知其誰爲己者也豈復挂齒亏生歟大事哉惟公所云己此吏爲大且痛切如此實雄猛丈夫之所能者但不知亏日用一切順逆境緣能焰破否亏一切煩惱習氣能消磨否朕此吏鄙人早季切切用忠將謂萬分奇特只今十五季中窮歷冰雪冷地看來原無異樣願公但只亏此身心世界圓觀一念焰破如鏡中偽來無所黏太无蹤迹直令此智現苒如大冶紅爐一切境界煩惱習氣妄想觸之如片雪輕霜不可依傍又如

太阿當空誰敢撓其鋒者此則名爲大自在人矣何者良已吾人本體原是妙明真心圓焰法界本無身心我人世界生歟之相因最初一念妄動而吾生因生吾滅既吾生滅卽名生歟既吾生歟則吾身心世界虛妄之相宛朕具足被其籠罩所謂迷本圓明是生虛妄者也由是吾人認己爲實不能焰破故爲生歟拘留故亏一切境界若功名富貴人我是非喜怒哀樂妄想情慮兒女眷屬種種意態諸生歟業皆在日苒念念與之打交滾矣安有一念暫息哉一念暫息且不能又安能圓觀洞焰當下消滅如片雪紅爐

者乎是則雖爲生歟而不知生歟之根本也由其不能
能于此焰破加之求道之患與之角立便起無量欣
厭恩算之念恩算日深則厭離日切苦惱日重將謂
必待捨離而後能若終身不能則終身亏此絕分矣
豈不虛生浪歎哉此益世者忠者之通弊也至若者
患亏塵勞境界上偷工夫者又曰見昏覺知昭昭靈
靈緣塵對境生滅之念認爲真實都謂卽此便是此
又病中之病最難治者也良已縱滅一切見昏覺知
內守幽閒猶爲添塵分別影事此正所謂識神之影
明妄想之機關生歟之堀穴所知之大障此尚非真

況彼緣塵擾擾者乎由其無真知見人與之淩擇大
都流入此弊見之不明焰之不破若是則雖爲生歟
而實重增生歟豈不謂病中之病也惟公旣爲生歟
痛切則顛不可坐在此中亦不可恩算厭離等待將
來但只日用工夫將一切境界煩惱身心世界一一
焰破目并无有了一當情單單的的亏一念妄想未
生已并一覷覷定任他種種變幻起滅切不可追隨
譬如明鏡當臺雖現色相而無來之迹如此鑑焰
久自圓明明則生滅无寄生滅无寄則生歟何從
而寄之耶此則雖非要妙乃初心第一步之要緊處

也惟公曰道相看卽道中骨肉旣爲生歿痛切就當隨處下手更不可思量等待虛拋日月也信口不知所裁願公朗焰而力圖之

與汪南溟司馬

其憶往昔參長者亏毘耶離城辱慈光洞焰不曰下劣授我金剛如幻三昧是時猶住音聲色相間雖其心領神會尚或眼鈍頭迷至亏廣大自在無礙解脫門溪信長者獨證之餘皆无人者某固識之而未能也蒙曰泐示我動之曰定拔之曰智喫緊相爲恨不能令我七日掩關一超直入爾時某雖暗鈍豈不勇

猛躍朕良曰絲毫未透如隔千山此古人親證實到真切語也旣而長者隱宰官身太復教某善吏良爰妙峰禪師長者无他念益悲泐門寥落屬望區區將胥曰負荷耳臨行廻旋說偈叮嚀懇懇言外不啻骨肉斯豈常情哉盡皆泐愛也清涼分錫某傾一命曰事知識如妙師者无二恙是故十季巖穴耿耿孤明一念冰霜心心獨焰雖痛徹骨髓胥愧古人至若比比小歇場亦頗自信此皆自我長者大智光中所流出也散忘所自胥負亏知已哉比知長者溪證無生遊戲人世某固願一振錫走繞禪床三市曰謝慈惠

良爲宿業所引至亏東海愛此溪山大澤忠卜納此
枯骨呂休其亏長者妙音已相未嘗太亏三昧也曷
室老人豈不時時遙伸右手過百餘城爲一摩頂攝
受乎

與周幼海天球

往從長者遊王舍城嘗坐四衢高樓共談不二爾來
瞬息十季都成夢幻沱門矣鄙人居五臺十七季寒
徹心骨幻體不禁遠尋東海暘谷結廬已居所居二
牢東海名勝乃佛經所載古那羅延堀者鄙人卜於
最深幽絕處其形則背負衆山面吞滄海群峰擁抱

中藏一葦天狀奇妙建立禪堂數楹聊爲裝點化工
容此幻衆上倚重霄下臨無際儼如蜃結長波入座
夤匏繞階而梵侶經行影沈空水端入琉璃之鏡竊
憶長者季高苦无滄勝之具侶不能入此海印三昧
敢求妙書數篇縣之高閣再得長題數篇競秀乾坤
則是長者沱身常任此中矣長者能如願乎

與瞿太虛

貧道往持一盞禿王舍城嘗叅長者重辱慧眼相炤
頓入不二沱門連牀促鄰每爲終夜之談令諸初心
大士皆發無上菩提此一段般若勝緣皆吾長者個

夢遊集
顥所持也慨茲末法斯道寥寥求之真諦凡在色相之間者宛若陳人未嘗不拊髀潸悼若夫揭疑霧亏性天索玄珠亏智海非長者罔爲之手誰可當之齒郊慰別雪滿祇林片言見心痛徹骨髓直使天等鎔落釋梵欽崇慧日圓明魔宮震蕩惟此因緣又非淺眇也別後三千里外跬步不遑百萬法門寸心無任在路沿緣長至日方抵白下諸凡无恙所持大藏入寺之期舍利椒亏重霄祥光現亏塋表光光北向網網交羅瓦礫叢林皆金色人天瞻仰不可勝計感應之致一至亏此豈非長者末後半偈預爲授記耶

期月效吏卽歸海上逼除二十五日業已入堀與諸龍爲誦長者無量義各各皆發正等心但不審維摩室中諸大士身心能無疲厭否

與顧朗哉

別來坐此瘴鄉食嵐竄而飲毒霧頗與噉雪吞瓊同味每念龍鰐對下細語論心海印光中長吟發嘯此境此時但一興懷炎蒸頓失是又足下洗我此心也斯又夢想所不到耳長安火宅不減炎方誰與足下清涼熱惱耶山野此中冰雪心腸受用不盡者具在刻數種之中顥與足下共之

謝毛文源侍御

鄙人初念世道寥寥自知匏落甘伏巖穴尋見末法之餘人心不古大都皮膚損益倒置故逃遯海上已自休焉不意聖澤无私法雲廣帟先被海序濫及艸茅降斯盛典置此名山已坐萬世狀而雖爲正治之餘實所謂治天下者將已爲其治之吏爰自受命已來夙夜惶悚人敘叟重不能敷揚教化誠恐負負聖心湮沒聖典懼徹心骨比者天卒明公現宰官身而作佛事一彈指頃頓令海印發光須彌涌動天人忻悅魔幻傾摧使我法王正令全彰群生向化非

夫妙契契靄山亦乃棄個願力已緣會爲形鼓簫斯道者耶誠可謂世出世法真俗交歸人非人等歡喜无量恭惟盛世功惠實竝山海同其高深明公法身當與社稷相爲常任矣營建之業奉承法旨獨檄鄙人一力任之此實省煩費所司尤爲便益但寺居溪山道路隔絕凡百運用不無艱難率馬即墨力任持之邊鄙書刻無人多不如法止完三碑尚各一後序即續圖之其木植南方求之未至天氣逼寒碑亭埃亏春融興造姑此先報已了現蒔公案惟此勝緣不易願乞明公會同大中丞各坐一機已當法施不

獨山霧增重萬世之下猶闕妙音色相亏孤峰片石
間也草實威嚴不勝惶悚

與張守菴

嘗聳佛說學般若菩薩卽爲擔荷如來今見我公如
是用心求無上菩提誠信世尊言不虛也切念末法
法門衰替若非我公全身擔荷何得慈尊光焰十方
且如天人多受欲樂不省發菩提心又非我公天鼓
音聲无恩說法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耶是則公爲真
報佛恩者不知誰爲報公之恩耳嘗念常不輕菩薩
授記人人成佛卽有已惡罵撻打菩薩皆悉能忍此

乃吾佛觀此末法衆生多剛強難化若菩薩願于此
時弘通佛法者須具堅忍力精進力大慈悲力方能
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若此三力不充但生一念退墮
之心則不能頓超五濁矣鄙人自謂世尊現身東方
安坐海印道場日每諷誦華嚴六時不斷且又善巧
說法而曰種種譬喻因緣演說諸法頓使天龍欣悅
頑石點頭十方雲集菩薩推擁不開但毘耶室內多
有小藥每于齋時見鉢中无水竈裏斷竅人人皆生
疲厭望食之想鄙人雖善談不二愧無維摩神通遣
人前往香積請飯已解大衆之飢耳承慈恩重會音

夢遊集
卷十
光明殿昨構水南方今已登彼岸其沔海無涯全仗
神運耳喜不可言鄙思再得充滿三千則可三展淨
土可容十方分身諸佛矣若少一毫端則不免又勞
彈指也

又

昔人多爲沔忘身未見實事今于公見之矣今目前
誰不強口高談向佛門中做地獄種子及拔一毛皆
生歎相關何人能偈公生平解脫視生死如遊戲一
切禍患了朕不動于心古偈大力量人便是此等樣
子也嘗聞菩薩爲一切眾生甘受三途之苦公爲大

地眾生捨此身命猶是本少利多也記得與公別時
語云願老和尚說沔利生我安心歡喜爲沔門外只
此一言入在貧道金剛心中窮剎不壞直至成佛亦
不能昧此非大菩薩人安能如是貧道自入瘴鄉因
此一言不能頃刻怠惰專心度生爲事曰佛沔爲命
也今將三本內所著諸書皆發明佛祖心印究明大
教旨趣曰此祝 聖壽無疆報護沔之德萬分之一
也但願公仗此沔力早蒙解脫尚冀未盡之季廣作
無邊佛事耳

答龔修吾

尋繹所問三則皆從山僧無念一語中來朕非公真
切工夫于本分事者究論不能至此大段今人作工
夫多墮識情窠臼錯認光影門頭但曰昭昭靈靈爲
妙悟却不知昭昭靈靈者正熠熠妄想耳且又將心
待悟曰謂此中實實有箇光景爲所得之地此皆未
達究竟心原而曰有思惟心圖度無思惟境界也朕
山僧所言無念如空者非是斷滅無知豁達空也論
云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虚空界曰其吾人心體本
自靈明廓徹廣大虛空本無纖毫妄想情慮清淨光
明了无一汙永離諸見本無身心世界之相但有

念妄見即是生灭根本何況種種恩算計較耶吾人
做工夫第一要諦信自心本來清淨光明廣大而觀
此現任身心世界皆是幻化不實如夢中吏如太虛
浮雲倏起倏滅起滅自彼而吾心體未滅湛然不動
雖有種種分別計較之心總是妄想曰清淨心中本
無此吏由其心本無生所曰山僧說無念耳是則所
無者但無一切分別妄念耳豈是斷滅頑然无知耶
故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是曰山僧
示人作工夫先有的信得自心如此而亏一切時
中但任邇觀之凡有一念起處即是妄想當下一觀

覲定勘此念畢竟向何處起不知起處莫道不疑疑至極處當自了知不知亦不許思算亦不得相續攀緣如此看來久久純熟自朕心體露明未滅現苒一切妄想情慮如湯消冰應念化爲真心矣到此方信自心真個如此廣大靈明未滅始信心佛眾生本來平等了朕不疑无復他念耳若果无他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至此亦无尤景可得卽此便是工夫不用別求主宰朕此段工夫切不可將心待悟亦不可向尤影門頭把佗實吏亦不可將他古人言句存在胸中當佗自己知見亦不可佗道理玄會亦不得除

公目苒別尋好處心境本來一如不可話佗兩橛亦不可說心在腔子裏累湯湯地古人目爲罌山鬼堀若墮此中最難出頭若心體離念卽是常未尤土何用別求淨土若一念圓明心體離念觸處逢原可謂大自在人耳公果的信山僧此說則苒來三疑頓斷不必分疊擘兩也若一一按求差排更增馳求妄想耳惟公爲道真切但願從今已太將苒一切伎倆知見放下再將求玄尋妙佛法知見一切放下若一切聖凡情盡非真而何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

與陸五臺太宰

夢遊老圃
三
伏惟老居士親授靈山，仅囑來此。末泐現宰官身，匡持偽教，數十季來，泐門九鼎一絲，唯老居士一身擔荷。山僧居常獨處山林，每感護泐溪恩，未嘗不涕泗交頤也。迨呂未得瞻禮，爲闕春時，祇園暫對，業已慶慢生弓，旣而東歸海上，復舂闡提作大泐障難心，甚驚怖，賴我老居士已衣覆被，不獨使泐門安堵，抑令大藏表顯人天，無復驚疑。某每對三審，然香煉臂，已躊泐施之心也。致謝無量，其臺山大藏因緣料已不二藏公向未舂舂想奉持之心，益堅固矣。

與李廊菴中丞

夢遊老圃
三
憶管長安月夜促剡談，心香積良期飽食不二回。昔風塵從茲隔絕，一別幾十季所矣。念忠懷遺誼耿耿，精明常目在高空。雲漢間也，嗟嗟濁世道與時違，薄福衆生不能睹麟鳳之祥，惟無長者政若驪龜失領，下之珠不獨九淵無光，抑且孤負貧漁。又安能望臻極，臬呂享四吏之豐，况復魔黨橫行，疫又四出，而噉生人之肉，可謂无安猶如火宅不獨炎洲赤土也。伏惟長者凝神澹泊，遊办玄虛，引采竹之清風，發冰霜之高韻，不減羲皇太古。山僧比業重愆墮茲瘴海，僅持一息，聊复四季朔雪炎方相縣萬里，追憶舊遊。

豈可再得雖絕微遐荒而艸木胥知安能一日忘焉
易春惠澤不識白毫光中曾一照及罪垢頭陀呂業
因緣而行佛道否

答許鑑湖錦衣

辱坐問法語數則鄙人鈍根庸流安可呂副高望聊
竭比量奉疇來旨所云鹵來意者畢竟鹵來胥何意
耶若果意自鹵來則祖師未來呂苒此土人皆無佛
性耶殊不知此意人人本來具足不欠絲毫侶衣底
明珠向自胥之佛祖但一指示元無實法與人也若
俗實法會則遠之遠矣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

呂坐爲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衷殊不知禪乃心之
異名若了心體宋滅本自不動又何行坐之可拘苟
不達自心雖坐亦剝法耳定亦非可入若胥可入則
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胥不定時又何出入之
胥心本無相胥相則非真心矣斯皆妄想攀緣影事
豈可當呂爲真乎所云念佛者卽是念自心也若心
淨則佛土淨心土若淨無生歟亦無來來所云看話
頭可呂入道者若道屬話頭則可人人易入亦胥看
之而不入者殊不知此乃古人一期方便如敲門瓦
子所謂偕路經過耳豈實法哉朕攝引初機須臾從

者裏鑽過始得下手工夫古人自各方便直呂單提
一念爲主如審劒橫空佛魔俱斷情塵何散櫻傍如
是用心若一念精純諸緣頓脫所謂一門深入久久
當自信耳

與孔原之

念與足下同鄉土豈獨同五濁穢土耶推之本鄉實
同一沘清淨土中來山野自知歸路忍拋足下寧不
把臂兮昨臨行作數語屬弼生畱別足下且引王維
欲知除老病惟吾學無生之句此益就文士痛處剗
錐足下卽不能亏此悟入顥皈命三審并受持圓覺

經一卷精心熟誦字字不忘待三季後見山野呂此
當供養登足下道伴信心清淨顥足下教之呂念佛
沘門求生淨土一門可呂深入也計高選狂卽臨叟
冀善保重且五濁惡世非體菩薩大悲心淺不能使
衆生歡喜顥足下體此

與鄧美命太史

承命爲勉師增銘業已草草報覆惟依樣画葫蘆不
敢妄意增減但亏公所謂見悲亏沘門者數語此瀝
公肝腸之苦第勉師無已爲辭惟是時不无流涕之
嘆鄙人特爲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亦足呂感發云

公今日之心也公亦曰我爲增益謗兮其銘則脫狀
翻案此則不設讓公矣

與吳運使

承示名公書記欲山僧印證大段世俗之學佛法者
多舛駁不精難曰者相定亏是非之辨若非久留心
佛法禪道歷叅真正知識曰淘融滓穢蕩滌塵習而
但取依稀彷彿學相倡語軟談柄佗影身艸者斷斷
難闕實際卽吾真心爲生歟大吏且又執我見立牆
壑者又沒交涉今所謂名公者多矣雲外野人又何
設妄擬其優劣卒吾管東溟居士汰眼存焉東溟先

執業於楚侗公今觀此書所曰力救楚老之弊不避
斧鉞此正謂當仁不讓亏師非具正汰眼秉慧劍偶
雄猛丈夫者不能也山僧就中畧視一週已見大意
狀管君見性亦未設許透徹要之稟教奉行苦心深
慮言言吾本吏吏吾君殊非漫語且就此中亦不能
見管君長處公儻若留心此汰請讀圓覺經千萬徧
字字融通心地曰至忘言契會自吾一念相應處是
時公自吾分曉不必廣求佛法亦不必多起知見定
不隨他人脚跟轉矣古語吾云丈夫自吾冲天忠不
向他人行處行此非虛談公若果趨向此吏切須真

實爲生歿大事一著喫緊萬萬不可佗戲具增口過
呂公真心待三審故山僧亦披肝露膽不避譏嫌爲
公道耳

與黃子允

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衆揮塵默談頃間賢伯
仲氏炳狀現我三昧也惟幽居遠市閉戶究心山色
在目溪聲滿耳未必不對法身而聆長舌耳春來動
定勝常知坐進此道歡喜無量且云燭狀云中各難
對俗人言者誠哉此吏惟在自知自信正如啞人食
甘飲苦耳其實何可吐露耶寄忒大慧語錄卒時披
剃冀足下時與此老把臂共行直使佛祖避舍三十
日來所佗水月道場空等佛吏隨見影響候莊嚴肴
緒當迎杖舄共升法殿也右臂不仁久矣不能公希
作書一語普告

與黃梧山

惟足下夙植靈根但今成熟未浚所賴信力堅固不
被諸煩惱魔之所傾動時方息肩苦趣正當頓轡先
登已策萬里高步駕此津梁不意天摧法幢一旦分
崩離析遂至亏此朽夫法眼而觀了無塵迹所苦正
在諸同忠者道力孱弱失此依怙爲悲戀耳朽夫雖

朽惟呂利生爲吏業若忘足下輩則忘自願力耳此語非妄此行萬里其別諸君語遞相發明卒同觀之

與黃柏山

吾佛出世全在憫感因緣淺深呂彰洽之久近感深則久住緣淺則易黜此理固狀今海印道場之在東方如日月光亏幽谷耳長策巨石稠林陰翳終天莫睹今觀之不能久住者殆非佛日照臨不深實在憫感者煩惱稠林障翳不淺耳又何呂常情論成黜去就乎所願障翳頓除何患慧光不朗朽夫此行萬里長空一般風月杳何來之相惟尊人無恙子光

得所足可安心異日感應道交依怙海印三昧也

與江吾與

善知識出現世間遊行自在如大獅子所作皆奉如來所使教化成變一切衆生呂此爲吏乃至爲一衆生不避三禽劇苦刀山火聚不呂爲患呂朽夫今日之吏觀之但願得一人能不迺菩提心成就最上因緣者則朽夫實所甘心否則七寶莊嚴皆屬有漏業因耳又何取焉今朽夫擲身魔界僅僅一紀而其開發信心知有此道者多但緣未熟耳呂今視咎之東鄙猶古今异代矣且一時從遊者惟足下習染最重

今見足下書翻狀改圖是不負此心雖萬里如面豈不欣狀就道耶

與卽墨父老

離合之情悲喜自替太來之想夢寐爲勞益心苦亏知己念切亏肴緣托古聖賢猶狀況恆品乎叠之一飲一啄皆屬肴緣一賤交情乃見若山野之亏諸君子一紀之歡不減骨肉之愛萬里之遣重遠手足之慰其不偶千載之知己多生之肴緣乎諺語云得一世之榮不若得一世之名卽山野之亏山海固不能流芳適足呂貽笑不知兒童偶說父子相傳亏

幾百季也況復希慈雲亏邊地明佛日亏重昏開性海之原轉文椀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倫聖之胚胎山野心知此段公案溪信上天之載自肴無聲無臭者存焉又何呂論空夢凋謝瞽眼較得失乎苟知太彼取此則諸君子可偶出世知己矣

與陸太宰長公

惟太尊人棄悲願力現宰官身作大佛事爲一代人天眼目世出世法打成一片總歸金剛心地卽山野所習知者自出世呂來乃至末後坐手之際未嘗一念捨護法心度生之吏業也比雖順世無常隨乎幻

化而汰身體堅卽三灾彌綸湛狀常住不獨袪稷之
勛澤及億世而汰門之功當與須彌共峙矣嗚呼汰
幢旣折四眾何依一利大檀誰許白牛之駕悲在汰
門實能令人痛絕也所卒居士爲克家之子不獨世
其世家而亦世其出家聲也所悲在彼所喜在此
耳山野遠處遐慕身嬰旱地恨不能持瓣香詣龕室
作梵唄引讚功惠而此一念業已飛越碧海長天矣
遙持半偈已供真菴想枉寂光必歡喜攝受願居士
念此片心聊引侍者代繞三匝下卒無已慕唐
而拒之也

與汪仲嘉

憶達管從賢伯仲遊尚在兒童一別三十餘季不知
日月向何太頃貧道已業風吹墮羅刹鬼國昨南來
真州驀地相逢恍狀如夢已情視之不无悲慨已汰
眼觀之自不見胥絲毫太來動靜也貧道坐此瘴鄉
一息千日若從菴造道如此可不讓古人今將總洗
菴愆不敵不勉力自策故亏荷戈之際力究此心始
知從菴知見多落光影門頭苟不蒙 聖恩大施鉗
鎚安知胥今日吏回觀 天子又牙不險亏黃檗枉
杖愧鈍根不若臨滄當下三拳一掌耳

與管東溟僉憲

憶管山樓對坐每聽玄論是時尚在顓蒙雖不知維摩室中之祕益亦心知其爲不思議人也別來三十餘年謂如食頃信乎如來出世始終不出刹那際三昧也貧道每自尅責從生斯世枉入空門雖有忠齊古人狀恨不得古之知識如臨濟惠山雲門諸老爲之師匠模範卽能呂般若之火鑪佛性之金而欲求爲真正佛祖面目者益亦難矣是呂二十餘年苦切山林個中未敢輕放一綫種種幻化之緣舉皆空中佛吏亦未肯呂空拳翳目此一念孤光惟吾如來神

通天眼盡知盡見者是可與知己者道耳頃荷諸佛神力哀憐而呂不恩議事攝之貧道一遭世變卽私自欣謂鐵圍重關非此鉗鏗不足呂摧碎之也爰自歷難呂來獨呂金剛正眼視之從始至今就中歡喜之心不減焉管且日益過之所呂彌感 聖慈溪荷佛力此心又惟佛可知也貧道常謂古今异代聖凡异路狀雖出處不同吏行各別亦各各其忠莫不因言宣忠卽事見心易演亏羨里騷發亏江濱道惠著亏出關南學作亏遜世是雖性情殊僉而忠則一致舉皆心假言詮忠藉吏表若夫貧道者自知習氣所

鍾鍾亏忠義居常私念丈夫處世既不能振綱常盡人倫所奉身託袈裟卽當爲汰王忠臣慈父孝子所呂三十季來苦切此吏至若干尺寒巖萬季冰雪中徹骨徹心願一生九死者又不止今日吏也所恨歷幼習氣欲頓盡亏一世固其所難要且自知妙悟萬不設聖亏古人而此一念精真卽窮効不迺此非妄語痛念生此未汰澆漓之世偶被業風吹扇好吏者卽呂汰門人數口之愧理不充行不備不足呂取信天下後世復遭此逆緣類墮俗數其迹旣眇其心益敎尤難見信亏一時至若生歿大事實枉己躬報佛

溪恩寧無胥地豈之人子之吏親也呂不辱其身謂之季今貧道斷髮毀形旣不能爲世間孝子而羅臯辱行又不足呂終出世吏業真僧俗兩失之矣豈不虛此生哉實欲亏九鼎一絲之秋呂程嬰公孫杵臼之心匡持佛祖之命脉庶不失爲汰王之忠臣是故當挫楚之餘擲此瘡癘之地不設一息忘亏度生之吏一入瘴鄉不數日卽呂楞伽爲佛吏三季之內手著諸書枉于戈壁壘間不設一息懈怠所呂急欲了此公案者自念久居塞北禿盡天南人間極品炎寒俱已備歷顧此蕞爾之軀何當受此燒鬻忠胥待而

形已消日雖長而生已短苟不努力強持一息呂沘
爲命誠恐一旦委填溝壑卽與艸木同枯朽矣況一
失人身萬劫難復儻或緣差異路換面改頭卽欲呂
今日之身倫今日之吏持今日之言求正今日之知
識豈可復得是呂不知盥慚亦不計其可否但任因
緣而就儻一言有契佛祖之心當知音之賞則夕成
亦足何暇顧雌黃審得失呂適衆口之辨哉明公知
我者其不呂我妄乎登之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忠適
衆人之情未登天下能通聖人之忠衆人能適聖人
之情者也但稟亏心不假亏外耳細誦來教溢美過

情深感護沘精心悲在同體不散呂世諦量也卽荷
尊慈所呂屬望亏下劣者正如啞人喫黃柏難呂吐
露向人或亏楞伽案頭卒一印正則千里覲面夫復
何云第不審未成之奉可能接足承願如今日之談
否

與馮具區太史

憶咎對坐筇筇對下一別二十餘奉人世幻夢亏此
足觀矣貧道向沉幻網荷蒙沘王正令呂金剛密劔
而揮裂之不狀何呂吾今日是故彌感聖恩不淺
也奉來章鄉兀坐穹廬惟呂楞伽究祖師心印所卒

智竭情枯于此法門頗有一綫之路隨所遊目自心境界筆而記之不覺墮增益障意將已此爲報恩地久耽下劣慧目未清不識可與此法少分相應否古人已此向上一路徧歷百城恨已業繫不奔不能三而座下謹遣侍者持請印正仰願慧光洞照徹祕密嚴大施門開頓示審藏實所至望耳

與唐抑所太史

仰辱同體真慈多方護念向昏炎方真同火宅幾鐘餓殍枕藉道路山野私念極境窮景爲道緣爐鞴苟能假此鎔冶塵垢消亡精真獨露斯實 聖恩所賜

良不負此生乎適足已報知己耳又豈散已逐境生情重取法門之玷卒爲誅諸故人仰惟焰攝更顯已道自重自愛

與王衷白太史

嘗謂一切聖凡皆依如幻業力而得住持則本來起止聚散隱顯無非夢裏今山野萬里之行良足證之在智光圓焰不隔寸絲妄想瞥興祿溱雲天益不知何方向地所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非虛言也山野仰藉慈被諸凡无恙惟粵中連遭饑饉乍冒炎蒸蹈湯赴火誠可爲喻山野諸所堪忍惟已幻化浮身難

夢遊卷一
禁銷爍恐卽填溝壑不能再瞻天日卒爲謝諸故人
努力以道自重王磐諸公不及別裁惟慈遠攝

又

世相空等衆生顛倒所搖目者惟智眼明見端狀宋
滅之境耳想別來密證之功已深入無際聳之菩提
所緣緣諸苦趣憶管長安淡夜燈葍一見忽若再生
觀座下驚喜之狀足知未見之心與別後之懷耳古
人雖云以理折情若情與理則大吾不可折者此其
同體之悲人亏真知之境如月印寒潭人臨審鏡自
不能逃其形像耳王城比來沘袪零落知己疊極能
無宋冥兮洞觀近日入都想重見故人心相印可自
吾不能言者矣下劣平來處此瘴鄉所託光攝四大
清涼無諸熱惱管談淨穢隨心苦樂在己今實證之
已沘界海慧焰之則又了無陳迹矣

與高司馬

承坐情遯艸尤辱知己之真可稱千載旦暮之遇第
山野人匪戴髮言不關風竊恐吾玷明惠耳自惟早
弃筆研思探玄理窮究性原者吾平至若詩文原非
本業卽吾一二口頭語槩以應化之迹殊非作者擅
場也惟禪門著述頗吾數部艸荆埃此行南中荷戈

之暇緝集成編寄請印正儻其半偈可投卒阨不朽
則沕施之隆未必不自長者真心流出也

與曾見臺太宰

往者同江雪疲一夕千秋臨別教言泰山九鼎不獨
感道義情真實荷慈悲慨切令此枯朽得植根株云
炎方瘴海之間不爲境風搖奪者皆杖老居士一語
之力也恭疊沕體日益康健此天佐呂黃髮耆頤之
福願加珍衛慎起居節飲食省思寡慮此爲太上延
奉之術第念佛一門尤爲晚季凝神極樂之祕訣出
世之上策也惟翁居人臣之極而世間相已視如浮

塵矣其出世之功儻稍留心于此未必不爲此生究
竟樂地也

與王性海大行

廬陵米價竟無可齎淨土勝緣業已淡結承禪悅飽
飡當不負空生託盃也別後抵戍所其地瘴歟復逢
饑饉惟此苦趣觸目心悲痛徹骨髓恨不能徧身毛
孔一一如空流出利生四吏耳斯實與貧道菩提分
沕爲增上緣承呂楞伽見委埃幻軀得所暫息塵勞
定當窮神必不負囑累因緣耳

又

夢遊集
并北來僧乾峰已託問訊併致楞伽筆記奉求印可
惟沘屬胥緣吏如胥待此經入震旦于胥餘季況經
三譯之手自咎弘沘諸師若清凉圭峰不少其人所
註疏者汗牛充棟而獨不及此使逢磨心印暗而不
彰呂至今日被座下拈出亏急流中一語撥破入山
野鈍根之手播弄一番誠非小小因緣也豈與座下
同受靄山之囑將鼓簫此沘呂救末代之弊耶不朕
何呂胥此難恩之吏乎就中不知究竟何如一旦呂
此大害和盤託出炁焰人天未必不假神力也願指
點瑕疵如奪秦庭之璧昱在座下勇健耳

與傅金沙侍御

念此萬里之行得盛使周旋直登彼岬何莫而非沘
力此感不容聲矣自入瘴鄉心知臯狀日疲精勤懺
悔不敢上負 聖恩辜知己坐毒霧中呂沘爲懷日
夜無懈頃乾峰上人來卒接沘音喜不可言具胥
聖心胥此回向沘輪大轉炁被海序而玄樞默運仗
智力居多慶躍何如旃檀如來下劣荷擔艱難之狀
種種不能委悉今蒙大悲手眼拔出沈淪使沘身不
迷而下劣之心卽得解脫無复成佛之想矣又何呂
來忝見如來住相爲帑施哉種種因緣而求佛道皆

分內更第恐當面錯過耳

又

惟如來出世本非一種因緣必感應道交機空冥會而遂現豈獨佛界狀哉汰皆爾已旃檀如來一更觀之實有不可思議者存焉但佛如來出亏山野未來之苾芻座下出亏山野既放之遂狀此佛更非山野無已成始非座下無已成終諦視此段因緣若落眾生手則不免亏枯木朽株竟入丹霞火爐卽墮落長老須眉又復何益又安能現身兜率降迹皇城使無量入天發希有心佗苦海之津梁耶已此而觀諸汰

益不可已恩惟心測度如來境界也苾芻作書致南韶祝觀察爲護汰昨有報云已檄南雄擁送過嶺矣第中使者汗漫伴行者無乃隨脚跟轉耳不識何時至都門突出睂間白毫相光徧焰東方萬八千也就光中種種因緣行菩薩道者縱有彌勒騰疑賴文殊智眼必一一洞徹無餘不埃疲極之人喋喋也奉寄楞伽一葉已供慧目益此經洞明吾人日用現苾芻境界頓令實證所謂頓教汰門者也願座下二六時中不可暫忘此汰耳

與張大心

老人自歷難已來直至亏今返求本心中一念動心
悔心了不可得何況是非得失恩怨成敗見耶老人
出世已來七歲卽知有生死大事三十年来歷盡冰
霜喫盡辛苦單單博得此一念奈何向沈幻化網中
若非 聖恩一椎打破不知又向驢羊太也年来坐
瘡窻中住清凉地日已楞伽印心此實 聖恩所賜
也想居士聿之必大生歡喜矣君甫年来惠業何如
凡百誠已清淨寡欲勿生分外貪求馳逐之想將來
受用自奢廣大處閒中收攝身心當已學問爲更昇
日成就立亏人并可省慚愧耳老人回觀迂吏真同
夢中無復一一諒在大心中凡所真實功惠必不迺
初心也

畬柯復元季廉

聿足下病甚此心日夜懸念不已吾佛所言一切諸
病從妄想生旣妄想爲諸病本卽知斷妄想爲一妙
藥也足下聿患了生死大事憺兮入此法門不淡并
會時艸艸放過將謂因緣有待不意生死逼之速如
此耳足下清曜骨立卽無病亦病狀況久病乎計其
調理極難苟不已生歟關捩子一口咬定一切世念
情塵妄想恩慮一時放下定難取效如燈燄燄祇見

其集枯耳當此之際只是灰心一著工夫最爲省力
其他伎倆都用不著一切學問文字皆使不上若將
從葺冑中所育之物一齊吐却則病根盡拔枝葉自
朕不生矣老麗云但願空諸所育此真語也

又

佛言焰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見一切諸苦可苦者
五蘊身心耳若五蘊皆空又何苦之有朕五蘊身心
本來自空但吾人未親看破若親看破則一切所育
如空中等能見此身心如空等者即名觀自在菩薩
矣凡在病苦中者應當作如是觀若爲苦惱逼迫心

地不得清涼但就逼迫不著的一眼覷定此處著力
恰侶與閻老子伦對頭一般定要覷透若此處一透
則百千萬効生矣棧關一時頓裂如此掉臂而行是
名大自在人也古人皆在疾病禍患中生關頭做出
來故得如此穩穩當當光明廣大也勉力圖之

與丁南羽

達魯未面足下已見其心江干旣見足下則睹其神
矣三世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向足下一毫端頭放光
動地無怪乎其朕也向吕大士如幻三昧惠我每蒙
甘露見灑頓令熱惱清涼旣而覺音持康祖道影來

晨之瘡毒霰中令人血淚迸流徧身毛孔也惟康
祖吾長于祖也舍利吾師之骨肉也且貧道忝爲克
家兒孫旣不忍祖翁田地爲荆榛又豈忍睹現身亏
瘡海兮居士其重我之悲顯哉達師之贊實育已啓
之耳時時瞻其像誦其言真足令人化血肉之軀爲
金剛骨也此段公案無物可躊躇端研一隻可已供
足下焉若令此研磨穿則足下身先當與楞伽審山
竝峙亏性海中矣

與游二南

人生聚散如雲世更如夢流轉勢速如電此身不實

如芭蕉此三世諸佛入理之門吾人日用現證而不
覺是與足下別來親切境界不審恣眼觀之作何滋
味

與屠赤水

嘗謂向上吏屬上上根人卽有患者其根未必利根
利者其志未必精貧道私念捷疾利根真能一超直
入者多惜已無上妙慧作世諦流布耳間者晤惡園
居士亏王城靡不已此興慨貧道比已夙業重愆取
辱法門遽師友恩蒙 恩譴炎海亏丙申春仲抵戍
所時值其地連遭三災真同火宅日坐屎陀林中披

閱楞伽无生之旨脱朕自信始知此吏不從外得
本自具足回視笱日工夫大侶含元殿裏覓長安卽
此萬里調伏差勝三十季行脚古人吕火聚刀山爲
道緣爐鞴非虚語也彌感 聖主恩大難疇亏此經
香當亏心者筆之成帙名曰觀楞伽記今已脱稿暇
則檢點髑髏眼開識乾者亦不減維摩丈室中人也
朕此雖爲撮摩虚空適足吕消炎熱報罔極疇知己
耳時與丁右武聚筭五羊每談明惠必出手書光明
煥發恍若入霭林而視滿月清凉悦懌不言可知因
知居士長齋繡佛與惠園居士伯仲結制鹵湖之上

切究此吏喜得蓮師爲證盟貧道 虚空合掌讚歎不
已竊念利根大忠如居士友如惠園師如蓮池可謂
諸緣具足何患不一超直入真序宙間千載奇吏古
人云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慨斯末法此會此
緣難可再見諒不虚負矣讀普陀忠護法真情字字
皆從光明藏中流出貧道三复不覺感激填心也嗟
乎惟我 聖慈一代弘誓累劬津梁非藉圓通手眼
幾乎沈埋佛祖矣念此輦谿爲祖庭重地法海原流
憎号荒穢寥寥殆難舉目海門居士攝南韶時屬貧
道纂其志安得居士俯坐一桼擊塗毒鼓使鏢腹降

心爲祖道之光耶

與王念鹵太史

般若種子在五蘊中如玉在璞珠在淵任其埋藏渼
厚光明自朕發輝咎與座下晤語祇園真不減荆山
合浦也別來幻化如斯在智眼觀之了罔陳迹朕性
海波濶惟遊泳者識其深廣耳山野季來坐此無多
增進但亏今事門頭目苟無异沘耳古人謂淨穢隨
心苦樂在己心外無沘真不吾欺所入楞伽境界殆
非尋常恃佛沘知見可能湊泊卽山野生弓行脚到
水窮山盡處方見佛祖鼻孔只在眾生穿衣吃飯中

也寄入慧目略見此番行脚不散辜 聖恩負知己
也沘弩擊節亦自偶爾狹路相逢處拈來益發弄人
所未發雖出一己之見實可諸佛之心願座下試竝
披剝儻有一得卒廣沘施令一切見聳頓入自心現
量徹諸沘實相則眉間白毫相光突出亏座下一毛
端頭也此中生涯具見亏此無餘蘊矣勺原同處經
季亦淡用錐剗雖識痛癢猶未徹心酸鼻大段佛性
義自吝時節因緣耳惟沘界海慧自他不隔卽此覲
面無容贅談第願曰沘歎神無忘度生叟業是所至
禱

與徐明序侍御

連得手書知信道之篤其亏安隱悽樂之地自得受用無量矣歲除葺二日行脚僧自東海持尊翰到知已還鄉兼得中丞訃音悲痛五內既讀札中語知中丞末後一段光明全在公拄杖頭放出百千萬劫大吏因緣何辜亏宰官身中僅得再見不覺化悲爲喜狀此吏雖是生亏道力亦重賴善友提攜公念道情真目葺此榜樣足徵佛法靈驗矣咎歐文忠公問一僧云古人臨生歿之際有談笑脫去者今何宋寥無有僧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

在般若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此語正吾人學道之標的也承示亏時頗自簡點及至當境習念又生此正公念力真切處方能見諦如此夫子亦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學而時習之此習字但豈文字之學所謂習亏性耳性本無物清淨虛明爲物欲染習故汨昏而不明試思吾人自葺知覺已來已至今日習亏世故染亏物欲日夜火馳未嘗暫止較自悔悟知非已來念道工夫比亏欲習久近何如生熟緊慢又何如夫子嘗論弟子中能三月不違者獨顏子一人其餘則日月至焉由是觀之已日月之工夫敵多

夢遊卷十
生欲習而欲勝之是猶滴水收積薪之火勢不能也
古人明言學道無他伎倆只是生處要熟熟處要生
久久純熟打成一片自朕念念彌陀頭頭極樂矣來
昏索書謹錄淨土詩二首願公留心淨土一門倘有
亏念佛公案得力久久自有受用地往時每到中丞
公坐席中見其銜盃之間念佛不離口雖咳嗟談笑
不覺佛現舌端足見此老生平呂此爲祕密行正當
五欲烈燄中投此一念當下五內清涼若甘露灑心
耳竊見近世學道之士祇知貪求玄妙不知向根本
處下工夫平居无事談論爽口豈不爲慢及臨榮

辱禍患生歟之際便見手忙腳亂此非他人誤己乃
自誤耳此吏一毫假借不得正侶鋤石真金入火自
見惟公霧根偈植今旣秀發願呂念佛三昧水時時
灌之久久純熟開華結實自育時節耳感公見信貧
道之真且篤且恨良晤之難不覺漏逗如許貧道季
逼六十胥漏之軀難堪十季瘴癘埋沒今鬢髮浩狀
無復故吾休息之心不離一念但業繩未解不敲高
枕山林且亏瞽溪胥休老之忠欲俗培土掩此枯骨
呂了此生不知緣分何如呂是與公會晤更難但胥
風便不妨數數致問也

又

迷亏海上胥緣卒得一接允容睹其貌粹骨剛心知
爲最上根器第機緣未熟從胥赤心一片未敢遽狀
吐露譬若宿種已淡特時節未至必待時雨溉灌而
後發此必狀之理也自爾鄙人呂業力所使不得自
由一墮瘴海忽忽八季時時私念此生恐無復與公
結出世緣顧鄙人悲顛習氣侶淡凡遇具胥般若種
子者一見卽如磁石吸鐵欲自解亏心必不可得又
安能忘亏公乎辛丑七月望後馮王二生歸自都門
持手書至不覺喜心倒劇嗚咽霑襟益呂人生知己

會晤良難至亏道緣知識尤其相遇之難而信根難
發又難亏遇知識也呂其知識固胥而求其大發真
實信根爲生歟更切如公之痛懇猛利者萬萬難得
狀此般若種子卽吾人本胥之心允一旦迷之而爲
業識纏綿亏軀殼之中從來止知胥此血肉之身而
呂種種聲色香味諸塵境界埋沒如萬里奔渴杳无
涯際愈濶愈淡而愈見胥味安有急流中猛省回頭
望彼岸乎自古迷中倍人未胥不如此者公既知己
躬下本胥的萬古靈明之性是則此性在我本胥不
假外求又何懼其不能得第恐信之不篤見之不真

夢遊集
求之心不切耳功名富貴求之亏人此个更求之
在我孔子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雖狀求之在
己第一先要認得真說得透看得破方不錯用心萬
一知見不正見理不真不遇師友將所疑之更一一
說得透或曰苟人我是非毀譽得失計較之心不忘
或舊染習氣濃厚不能頓淨遇境觸發都把作正經
道理會此便是墮疑網生迤屈的時節也已我等本
性元來清淨只是無量世來生生惡習染至亏今熟
不由人而留心此更幾曾若今生自幼至今讀書做
吏及日用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之熟哉故學道人必

定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便是入門下手初步其次消
磨習氣必定要念力爲主或古人話頭或單提一咒
切切記心時時在念久久此念純熟中心胥王則亏
遇境逢緣內不出外不入中間一念炯炯孤明一切
應更接物如鏡現像不將不迎來无所黏太无蹤迹
此便是最初得力處也若亏微細情想潛滋暗長不
自覺時或已知已見悵惺護痛不宵一刀兩段此便
是因循輒暖自恕自欺處者裏最要吃緊著眼沒不
可放過亦不可被他瞞過若輕放恕過便是自欺故
孔子曰毋自欺也此便是教吾人行路把手拖步一

般曰吾人情昏智暗一向只在光影門頭識神影子裏弄聰明全亏本地真實處不相干若者裏認得便是披沙揀金砂土若太金體自純不患不到精耀時節公留心此吏較之他人更易曰其根利而困橫已多一切世念已被不如意處消磨許多已得便宜不少世人曰爲失公必曰爲得如老子所謂玄彼取此是亦天之所造也且如鄙人處瘴鄉八季亏此其實從堇未證法門叅透許多此難與俗人言也其修行之方諸經俱有只是不要佗玄妙話會若佗話會多一重障耳六祖壇經最爲心地法門之指南但中下

根人不能湊泊曰无工夫故耳永嘉集一書實是壇經註脚若見解依六祖用工夫如永嘉何患不一超直入只恐佗話會耳楞伽最是直捷只是難看獨此二書可爲羽翼願公留心念之

與陳劔南貳師

承示近日亏楞伽壇經探討工夫頗進此則大爲足下慶幸古人云生亏无限傷心吏不向空門何處消曰諸苦皆生亏有故佛說三界苦趣謂之三有所言空門非空无之空乃剗空之空麗居士云但願空諸所肴謂內空諸想外空諸緣內外皆空心境俱泯則

諸苦自絕此禪門出生死之捷徑也所云淨土文此
又出苦海之要津安可曰淺近視之試爲足下畧言
之佛者覺也卽吾人本有靈明性耳吾心本來是佛
卽六祖所云本來無一物若了此本來無物卽頓見
自心本來佛性是名成佛頓教法門此外非別有佛
可成也言淨土者有二種謂叟土理土在叟則衆
相修爲種種行門卽龍舒淨土文所說乃接引中下
根人之祕訣所言理土乃諸佛諸祖自受用之境界
名常樂光言常則不變樂則不動光則不昧卽吾人
自性之本體也故云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又云心淨

則佛土淨又云生則決定生太則實不忒此乃上上
根人所證境界壇經淨土之旨蓋謂此也所云修淨
土者曰念佛爲王蓋淨自心之方矣耳吾人日用萬
苦交錯穢濁本心如汚濁水若急流猛激念佛一聲
則五內清涼諸苦頓歇此卽佛救衆生之苦也曰念
佛故心垢頓除一念清淨所遇之境無非極樂風聲
月色无非真境觸目无非淨土舉念皆見彌陀又何
待三寸氣消過十萬八千佛土之遠哉此種法門第
一要決定忠第二要放得下第三要隨得緣狀隨緣
卽安命也第四要認得真卽不惑也第五要厭苦切

朕耿苦心切則愆念自除不迨屈也。已此五設單持一念如大將身陷重圍沒患突出一人單刀與萬人敵勇洩如此則生歟。怨賊衆苦魔軍不戰而自迨此所謂真將軍也。佛經云與煩惱魔外魔共戰者大功勩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正所謂向空門而消豪傑之氣者也。貧道自幼離俗卽切忠此吏生。今所遇魔壘甚多皆力戰而迨朕雖未出重圍今可自偈佛門上將不啻李廣飛騎此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安敢向俗人道。已此吏臣不得獻亏君子不得獻亏父又安敢爲世俗友人乎。今足下猛朕發

此信心益宿種育在只待時而發。今見淨土一書益春雨也。如膏之澤潤已蕉之芽此造化之機甚數是亦足下受福之始也。貧道嘗謂吾人處世日用不過一飽食一安眠耳。此外皆長物也。今旣不得飽食安眠且又拌歟營營已求悅人之耳目已增自己之苦海此可偈智人乎。旣不得世間受用而出世之樂又茫朕不知誠可憫耳。世間吏求之亏人出世吏求之亏己在我所可必得者捨之而不爲可爲癡之至矣。如所云云者皆貧道生乎出家所證實到境界殆非常流口舌者比。今計從十九歲出家至五十八歲四

十季來皆此一念卽今遭此大譴亏大苦猛火烈燄之中得清涼地者非別有方沘耳此吏非足下胥此大緣必不散道恐掩口而笑耳只如向來文字語言種種皆從此中流出自知就裏之妙亦不能言世人以文字目之特淺淺耳舉世沘眼者稀貧道季來混俗和光此四字從小知妙生亏力學近亏十季之內苦心操切又今三季之內稍得相應可見夢世之難至人不易學不易至也此獨與足下道耳較之此吏全在逆境中做出更見受用且功更大日効相倍此須大力量人乃可爲之管人胥言胥將相之骨无出

家之福此語不淺朕出家之難亦非細更貧道生亏之苦不啻足下萬倍朕受苦之忠則與足下霄壤矣貧道自出家已來凡所偶謂與人未嘗言兄弟二字何也其心忠在亏獨行獨步不與世俗爲伍此乃向上出世忠也今三季之內方與交遊偶兄弟正混俗和光得力最初一步功夫是知菩薩應世之心妙在無方無住爲最上乘六祖一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頓悟本來曠劫生灰苦輪頓息此豈小丈夫哉此則貧道自知向皆住亏偏枯空索之地卽若世人住亏煩惱海中无二致也足下乃向住亏胥者與貧

道住空无异今能翻朕一蹋便破卽頓超貧道三十
季功夫可偈一趨直入此非拋却現葑境界別求出
路若捨却目葑別求解脫則非愚卽狂永嘉云弃葑
著空病亦朕猶如避溺而投火正謂此也呂與足下
見面時難葑札盍先已佗臨封笈讀足下來書感激
過越乃對使據案草草不覺葛藤如許盍慣曾爲侶
偏憐客耳足下發此無上心乃出世因緣也又安可
呂世俗泛泛而應故披瀝如此足下呂此劄叅之呂
消日月未必不爲清涼椀也

又

葑得來書齊歸心淨土之說足下猛利如此因而對
使據案草草盈紙不知所云大段極言勸足下著實
在不如意中討个安樂地所遇境緣難處就在難處
中放下身心任他嘑牛嘑馬在無可不可此段受
用惟老子能之卽夫子未得此法門未免處世爲難
及見老子之後被他痛處一錐直透到底當便得无
量受用至若對門弟子說母意母必毋固毋我與夫
空空如也此段皆了悟後的話頭洩不是在葑頭巾
語也吾人心中不淨只是有些人我是非執情放不
下意必固我定要依我方是好更且我既要依我而

人豈不要依他人乎此皆苦海穢土中吏只放下此
心心中便乾乾淨淨慢活无喻何爲而不可坦坦蕩
蕩卽此便與佛心相應卽此心念佛則心心皆彌施
念念皆淨土也

又

在省臨行種種夢事據其所述了朕目并雖未盡信
益亏言外已得其敘旨大爲慢吏自古操行之士慮
其人品未定雇患難者恐其功罪不明貧道今已兩
得之卒之卒也卽老灰溝壑又何憾焉是故休老轉
谿忠顯益堅儻微六祖之需俗一培土掩此枯骨更

又何慕卽此修崇之舉其功雖鉅不卽歲月計其速
成此心頗覺自寬且泐門佛吏如空中雲原无定相
如亢陽禍雨卽精誠之至无不尅應天時人吏其致
一也曉公天性敢篤忠實君子卽名教中所難得者
惜乎氣過亏躁而心過亏慈故亏小人之言易動而
無斷貧道感知己之遇且爲地方倫福橫身于
之鋒而與生民除其害之大者卒亦僅僅自免今區
區力已竭矣而吏方无涯安能卽吝限之精神泛无
涯之毒海豈吝智者所甘心耶太歲非貧道在則地
方大吝可畏者今秋極欲邀貧道往故力辭之耳貧

道自視此身爲沘門所繫將徼佛祖之靈託之己爲萬世功惠是大胥過亏此者敢不自愛今多方委曲始遂藏迹之計況自今己望故吾不遠豈忍蒙不潔又爲淨土之污辱乎烏不厭高奠不厭深暫谿將爲丘隅也足下知我者己爲何如承示念佛須持數珠此繫念工夫最親切向日不敢言者恐足下胥恥心在耳今既須之謹將自持伽南聿珠一串奉上但把持已久聿氣雖无而精神已滿知足下得此必能頓入歡喜藏也

畚楊元孺元戎

古人云焚亂場中難當冷眼己三界无安猶如火宅出入其中者靡不爲其燒鬻若從烈燄中覓得一片清涼地非冷眼人不能得苟能當下一念清涼頓見大地皆冰自不在身心世界中伦歸宿也此從上大力量人遊戲生歿場中能轉塵勞伦佛事化煩惱伦菩提者特仗渠一隻冷眼一片冷心腸耳夏胥何神通妙用哉此言甚易知甚難見且如佛祖單己諸沘如夢一則語爲出世要路而世之智愚例皆能言人生如夢耳其語雖倡其意則非其實未曾真真實實一眼覷破人生如夢也若果覷透則自朕能與一切

榮辱利害得失是非關頭掉臂而公矣又誰敢撓其
鋒哉其實就中無甚玄妙至亏最初一步不无其方
吾人處世先要將夢中吏試舉向目苒細細觀察定
要的的看到不覺發一大笑處到此則頓覺尋常說
如夢話頭迥然不同矣即將一同處一念轉將目苒
境界置向夢中細細觀察看到昏沈沈重顛倒時忽
然猛覺來如此則回觀生亏向來歷過一切種種境
界諦實求之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處即是諸佛祖師
出生死第一關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七

終



十八